

後漢書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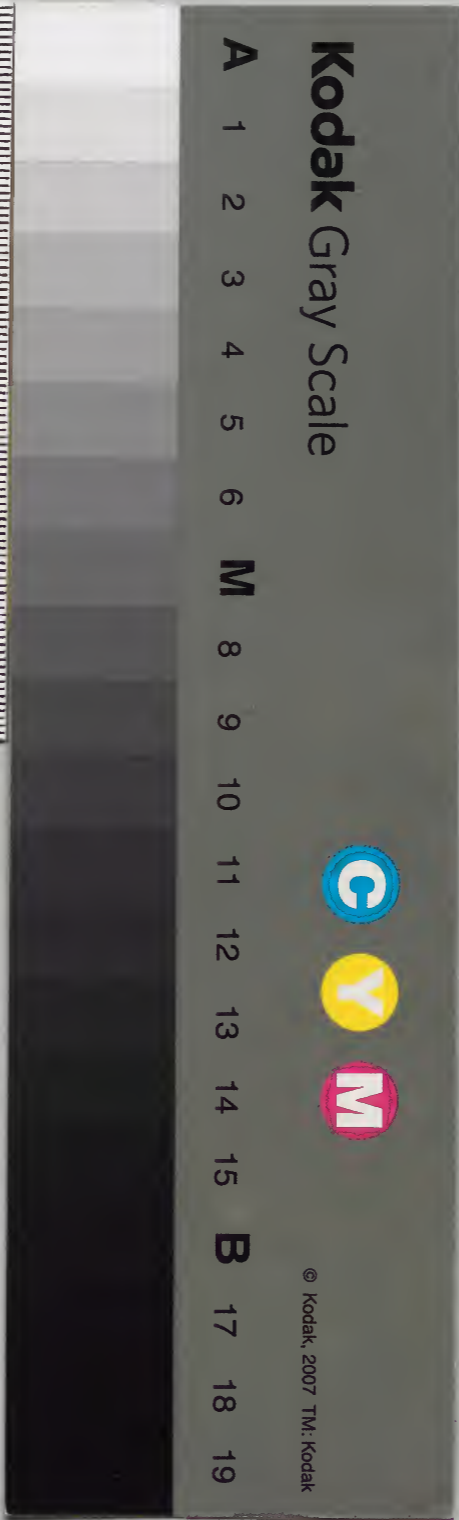
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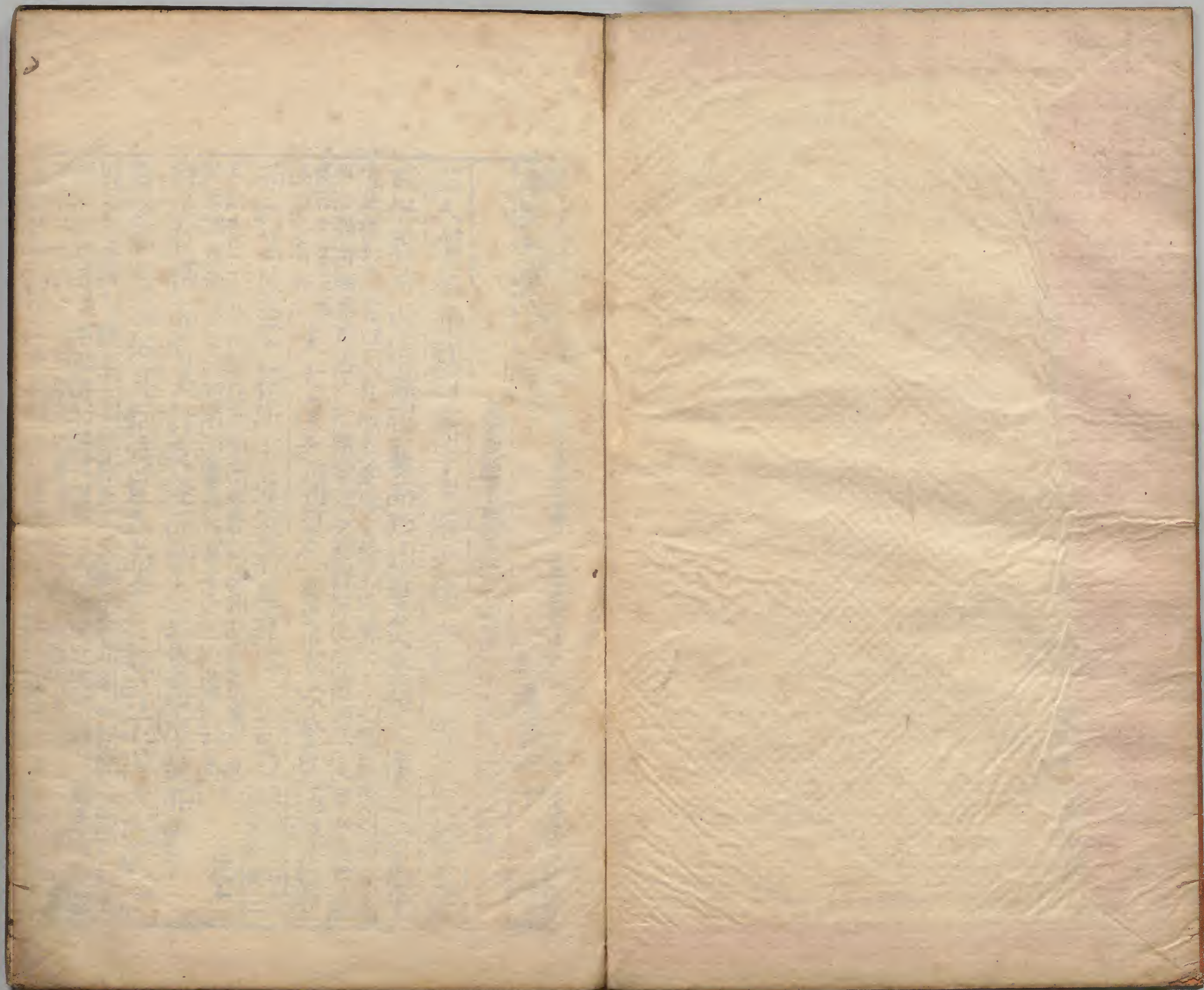
三十下之四

漢書門類			
五〇一七	四二	三	一九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五〇一七	三
號	架
一九	二
冊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17
冊數	19(10)
函號	279 70





班固列傳第三十下

後漢書四十八

南齊范曄唐書韋瓘太子贊

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司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

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惡睹大漢之云為乎

謂歎貌也前書曰人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謂之風好惡

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謂之俗保守也謂守河山之險以為界昭

襄昭王襄王也夫大漢之開原也奮布衣以登皇極繇數耆

而創萬世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漢高祖曰吾

尺劍取天下高祖起兵五年而即帝位故云由數耆繇即由也此

時功有橫而當天計有逆而順人故婁敬度執而虐

蕭公權宜以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已也

胡孟反高祖入關秦王子嬰降而五星聚于東并此功有橫而當天也逆

謂以臣伐君前書陸賈曰湯武逆取而順守之及高祖入關秦人爭獻

牛酒此為計有逆而順人也婁敬已見上又曰蕭何修未央宮上見壯麗

甚怒何對曰天下未定故可因遂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

無以威重且無令後代有以加也行豈奢侈而吾子曾不是睹顧耀

後嗣之未造不亦闇乎宜之由而反眩耀後嗣子孫未代之所造

清以變子之或志淮南子曰太清之化也和順以寂漠資生也王

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事共相誅也十時

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柩郭周遺室原野馱人

或紀也人者神之主生人既亡故鬼神亦絕也揚子法言曰秦將白故

下民號而上朔上帝懷而降鑿致命于聖皇上帝天也聖皇

雷震乾符坤珍謂天地之瑞也皇圖帝文謂圖緯之文也震疾雷也遂

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跨嶽也言於武度河據北

也高邑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條體元立制繼天而作

乎三五爾雅曰系繼也緒業也前書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言豈特

方軌竝迹紛紛后辟理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

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切建

入倫寔始斯乃慮義氏之所以基皇德也易曰天地革而四

所以開帝功也黃帝號軒轅氏前書曰昔在黃帝畫野分州易繫亂

後漢書

卷三十一

二

木為舟劍木為楫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弦木為龍其行天罰應

天順民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尚書武王曰今子惟龔行天之罰湯曰湯武革命順

乎天而應乎人言光武征伐如湯武者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

有周成隆平之制焉尚書曰盤庚遷于般史記曰帝陽甲之時殷衰湯之故地行湯之政殷道復興尚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亂安國

宗周成湯之故地行湯之政殷道復興尚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亂安國

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孟子曰紂去武丁未父之制也

人莫非其臣也又曰舜文王克已復禮以奉終始允敬乎孝文

相去千有餘歲若合符契左傳仲尼曰口有志克已復禮仁也孫卿子曰生人之始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尚書允恭克讓謂躬自儉約同於文帝也憲章

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憲章猶法則也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曰若稽古帝堯言法乎考古

聖之事既該帝王之道備矣六經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妙猶至

于求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

五

敷洪藻信景鑠揚世廟正子樂人神之和允洽君臣之序

既肅熙光也洽次也三雍謂明堂辟雍靈臺也求平二年正月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禮畢登靈臺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周禮王之吉

服享先王即袞冕鄭玄注曰袞卷龍衣也求平二年帝及公卿列侯始服

冕冠衣裳敷布也鴻大也藻文藻也謂明帝禮畢登靈臺之後布詔於天

下口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依弘大道被之八極此為古鴻藻也信讀曰

申景大也鑠美也揚代廟謂上尊號光武廟曰代祖正子樂謂依識文政

大樂為大乃動大路遵皇衢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

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大路王路也皇衢馳道也易曰先王

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為之極周成王都洛邑漢又增而修之故曰增焉翩翩巍巍顯顯翼翼

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言奢儉合體也外則因

原野以作苑順流泉而為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

獸制同乎梁騶義合乎靈囿蘋藻水草也詩小雅曰魚在在藻韓詩曰東有圃草焉言行特薛

後漢書 卷之四十一

君傳曰甫傳也 有傳大之茂草也 疏亦育也 魯詩傳曰古有梁霸者天子之田也 詩大雅曰王在靈囿 鹿鹿攸伏 毛萇注云囿所以或養禽獸也 此言魚獸各得其所 如文王之靈囿也 若乃順時節而蒐行 簡車徒以講武 則必臨之以王制 考之以風雅 左傳臧虎曰春蒐夏苗 秋獮冬狩 皆於農隙以講事也 杜預注云各隨時之

則歲三田 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也 騶虞虞覽 駟職嘉車 攻采吉 日禮官正儀 乘輿乃出 詩國風序曰騶虞蒐田以時 仁如騶虞 毛曰騶虞美襄公也 始命有田狩之事 其詩曰騶虞 孔阜注曰騶虞也 阜大也 又小雅序曰車政宣王復古也 修車馬備器械 復會諸侯於東都 因田備而選車 疾馬其詩曰我車既攻 我馬既同 注云攻堅也 又吉日詩曰我車既好 四牡孔阜 宣帝詔曰禮官具禮儀也 於是發鯨

魚鏗華鍾登玉輅 乘時龍鳳蓋 颯灑和鸞 鸞玲瓏 天官景從 侵威成盛容 曰天子將出 則撞黃鍾 右五鍾皆應 薛綜注西京賦云海中

有大魚名鯨 又有獸名蒲牢 蒲牢素畏鯨 魚擊蒲牢 蒲牢大鳴 亦

凡鍾欲令其聲大者 故作蒲牢於其上 鐘鍾者 各為鯨魚鍾有篆刻之 故曰華爾雅曰馬高八尺以上曰龍 月令春駕蒼龍 各時之 山靈

色故曰時也 冷曬聲也 蔡邕獨斷曰百官小吏曰天官 侵亦盛也 山靈 護野屬御方神 雨師汎灑 風伯清塵 千乘雷起 萬騎紛紜

李固

元戎竟野 戈鋌彗雲 羽旄掃電 旌旗拂天 山靈山神也 屬連

南師畢星也 風伯箕星也 韓子師曠謂晉平公曰 黃帝合鬼神於太山 風伯進掃 雨師灑道 蔡邕獨斷曰 天子大駕 備千乘 萬騎 元戎戎車也 詩小

雅曰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毛萇注曰 元戎也 夏后氏曰 鈇車先正也 殷曰 黃車先疾也 周曰 元戎先良也 說文曰 鈇 小才也 音市 延及 彗掃也 音以

反 焱 焱炎 炎揚光 飛文吐爛 生風吹野 燎山日月為之奪 明丘陵為之搖震 焱焱炎炎 或弋矛車馬之光也 說文 遂集乎中

圍陳師 案屯駢部 曲列校隊 勒三軍誓 將師 中囿固中也 續漢志曰大

將軍管五部 校尉一人 部下有曲 曲下有屯 屯長一人 駢 騎陳列也 杜預注 左傳曰 百人為隊 鄭玄周禮注云 天子六軍 三居一 偏故此言勒三軍也 周禮曰 羣吏聽誓于前 斬牲以酬 陳曰 然後舉烽 伐鼓以命 三驅

不用命者 斬之 鄭玄注云 羣吏將帥也 然後舉烽 伐鼓以命 三驅 輕車 霆發 駢騎 電驚 游基 發射 范氏 施御 弦不失 禽 鸞 不 詭 遇 飛 者 未 及 翔 走 者 未 及 去 穀梁傳曰 三驅之禮 一為乾豆 二 並言疾也 游基 養由基也 淮南子曰 楚有神白 後王自射之 則搏而病 使 養由基射之 始調引 矯矢未發 而後擁木 號矣 范氏 趙之御人也 孟子曰 趙簡子使王良御 終日不獲一禽 反曰 天下賤工也 王良曰 吾為范氏 驅 馳 終日不獲一禽 為之 詭 遇 一朝而獲十 趙岐注曰 範法也 為法度之御 應

後漢書

卷之三十一

四

禮之射終日不得一絕過非體射也則能獲指顧倏忽獲車已實

十弦不失禽謂由基也擊不絕謂范氏也樂不極般殺不盡物馬踣餘足士怒未世先驅復路屬車

案節高唐賦曰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爾雅曰般樂也禮記曰樂不可極

案節未詳謂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御明堂臨

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平臺考休徵左傳鄭子太叔曰為五牲

神也詩曰懷柔百神觀朝也謂朝諸侯於明堂詩大雅曰維清緝熙文王

曰休徵孔安國注云叙美行之驗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目

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易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

子也中夏中囑也瞰音苦暫反四裔四夷也西溘河源東澹海溘北

動幽崖南耀朱垠溘音澀溘也音旋溘反溘水溘音音郭璞注爾

推曰溘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為溘羅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

武所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莫不陸龍言水慄奔走而來賓

爾雅曰龍善躍也音之涉反遂綏哀牢開永昌綏安也哀牢西南夷號永平十二

置永昌郡也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

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接百蠻春王猶左傳云春王正月也

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前書谷云曰今年正月朔日食於三朝之會周

禮曰時見曰會後眺口同賈逵注國語曰膺猶受也詩曰因時百蠻也乃

盛禮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僚而贊群后究皇儀而

展帝容供帳供設帷帳也供音九用反前書曰三輔長無供帳之於

是庭實千品日酒萬鍾列金壘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

貢獻之物也左傳孟獻子曰臣聞聘而獻物於是庭實旅百千品言多

也說文曰鍾器也孔叢子曰堯飲千鍾壘酒器也詩曰我姑酌彼金壘珍

八珍也太牢牛羊爾乃食擊雍徹泰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

鍾鼓鏗鎗管絃擘煜食舉謂當食舉樂也蔡邕禮樂志曰大子樂

食訖歌雍詩以徹也論語曰三家者以雍徹太師樂官也周禮太師掌六

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也鏗音苦耕反鎗音楚庚反擘煜盛貌也煜音育

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太古異左傳晏子曰

五聲六律杜

預注云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尚書曰九功惟序九序惟歌九功謂金木水火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也俗舞行也穀梁傳曰天子八佾韶舞樂名

不具集間迭也音古蒐反詩國風曰漢廣德廣所及也鄭玄注周禮云四夷間奏德廣所及侂侂地離罔

降烟燭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僚遂退萬樂百禮盛言之也暨至也易曰天

親萬方之歡娛久沐浴乎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

東作也尚書曰平秩東作注云歲起於春而始就耕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

度昭節儉示大素詩大雅曰率由舊章鄭玄注云舊典文章左傳臧哀伯曰大路越席大羹不致昭其儉也列子曰大

農桑之上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歸真女脩織

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恥織靡而不服賤奇麗

班固

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前書文奇詔曰農天下之本也而人賈也背為去彫飾也歸質尚質素也

形神寂寞耳目不營晷景之原滅廉正之心生莫不優游

而自得王潤而金聲瓊璫猶過惡也揚雄集曰滌瑕蕩穢淮南子曰君者生之舍神者生之制也又曰和順以

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

下舞上歌蹈德誅仁前書平帝立樂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及侯國曰鄉曰庠聚曰序詩曰獻酬交錯莘莘衆多

相與嗟歎玄德讜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

世詩曰飲酒之釂毛萇注云不脫屣升堂謂之釂釂今論者但知誦私也尚書曰玄德升聞字林曰讜美言也音黨

虞夏之書誅殷周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

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伏犧畫八卦文王作卦辭孔子作春秋清濁猶善惡也唯

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温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

鮮矣未流猶下流也謂諸子也前書曰不入於道德放縱於末流論語孔子曰温故知新可以為師矣又曰由知德者鮮矣且夫

辟界西戎險阻四塞脩其防禦孰與處乎工中平夷洞達

萬方輻湊辟遠也音匹亦天戰國策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也高誘注云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防禦謂關禁也輻湊如輻之湊於輳也前書武帝詔吾丘壽王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也秦領九峻涇渭之川曷若

四瀆五嶽帶河沂洛圖書之淵四瀆江河淮濟也河圖曰天有四瀆以布精魄地有四瀆以出圖書爾雅曰泰山為東嶽衡山為南嶽華山為西嶽恒山為北嶽圖書之泉謂河洛也易擊辭曰河出圖洛出書也建章甘泉館

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館御謂設臺以進御神仙也禮陰陽之會也太液昆明鳥獸之園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

三輔黃圖曰辟雍水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

異濟濟也游俠即西賓云鄉曲豪傑游俠之雄踰侈謂列辟後於

四周於外象四海也游俠即西賓云鄉曲豪傑游俠之雄踰侈謂列辟後於

多威儀也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函

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史記曰秦始皇作阿房宮造

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饜然失容遂巡降階慄然意下捧

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喻子五篇之詩說文曰饜視遷之

乎揚雄事實乎相如非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

也揚雄作長揚羽獵賦司馬相如作子虛上林賦並文雖藻麗其事迂誕不如主人之言義正事實也小子任簡不知

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誦之論語孔子曰吾黨之小子任簡斐

不求何用不戚子路終身誦之其詩曰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

於音烏敷美之辭也詩周頌曰於昭

明堂也詩曰穆穆煌煌宜君宜王穆穆猶敬也煌煌猶美也上帝宴

于天孔甚也陽明也國風曰我來孔陽聖皇宗祀謂祭光武於

明堂也詩曰穆穆煌煌宜君宜王穆穆猶敬也煌煌猶美也

于天孔甚也陽明也國風曰我來孔陽聖皇宗祀謂祭光武於

明堂也詩曰穆穆煌煌宜君宜王穆穆猶敬也煌煌猶美也

于天孔甚也陽明也國風曰我來孔陽聖皇宗祀謂祭光武於

明堂也詩曰穆穆煌煌宜君宜王穆穆猶敬也煌煌猶美也

啓靈篇稱巧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鳥靈篇謂河洛之書也固集此題篇六曰雅素鳥歌故

兼言效發皓羽兮奮翹英容絜朗兮於淳精皓白也翹尾也春故元命包曰

烏者陽章皇德兮伴周成求延長兮應天慶章明也伴等也孝經接神契曰

之精及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

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

前賞賜恩寵甚渥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二代謂感

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

馬東方朔答客難曰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揚雄解初曰范曄魏之亡命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有談范蔡於

許史之間則狂矣固後遷玄武司馬續漢志曰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仗比千石玄武司馬主

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

事章帝建初四年詔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時北單于遣使貢獻求欲和親

班固

詔問羣僚議者或以為匈奴變詐之國無內向之心徒以

畏漢威靈逼憚南虜南匈奴也故希望報命以安其離叛今若

遣使恐失南虜親附之歡而成北狄猜詐之計不可固議

曰竊自惟思漢興已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尤事匈奴緩

御之方其塗不一或脩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

以就之文帝與匈奴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也或臣服而致之言帝時匈奴稽首臣服遣子入侍

雖屈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絕棄放不與交接者也

故自建武之世復脩舊典數出重使前後相繼建武二年日逐王遣使詣漁陽

年復議通之而廷爭連日異同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易

尤帝聖德遠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先帝謂明帝也永平八年

遣越騎司馬鄭衆報使北匈奴以此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脩者也今烏桓

班固

卷之三十一

七

就闕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

三方歸服不以兵威此誠國家通於神明自然之徵也臣

愚以為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

會三座五鳳二年單于名王將眾五萬餘人來降稱下不失建武

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中國主在忠信

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同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絕之未

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彊能為風塵相侵擾則

方復求為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為策近長固又

作典引篇述叙漢德典謂堯典引猶續也漢承以為相如封禪

靡而不典文雖靡麗而揚雄美新典而不實體雖典則而其事

實蓋自謂得其致焉其辭曰太極之原兩儀始分烟烟煜

燼有沈而與有淳而清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曰天地

莊固

扶貌也與蜀也易乾鑿度曰清輕者為天濁沈者為地沈淳交錯庶類混成庶類萬物也混

有物混成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同乎草昧玄混之中八主謂天

先天地生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同乎草昧玄混之中十也尚書

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也初始謂伏羲始以木德王也木生火

故神農以火德五行相生周而復始草昧謂草創暗昧也易曰天地草昧

幽玄混沌之中謂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

綴連易繫辭曰上古結繩而化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踰越並過也詔誥也言

者繼天而作闡綴連厥有氏號紹天闡氏號謂太昊號庖犧氏炎帝號神農

猶可得而脩也易曰帝出於震始以木德王天下故曰皇初之首又

法于地是其書曰古者有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

可得而脩也亞斯之世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亞斯之代謂

若等雖變通神化而易繫不若等雖變通神化而易繫不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

謨以冠德卓蹤者莫崇乎陶唐稽考乾天也論語孔子曰惟天為

之羽翼易乾上九曰用九見羣龍無首吉鄭玄注云六爻皆體龍羣龍象

也謂禹與稷契咎陶之屬並在于朝炳明也典謨謂堯典皋陶謨也為道

也謂禹與稷契咎陶之屬並在于朝炳明也典謨謂堯典皋陶謨也為道

德之冠首蹤迹之卓異者莫陶唐舍胤而禪有虞虞亦命夏后

異於陶唐爾雅曰崇高也舍胤謂堯捨其胤子丹朱而禪于舜舜亦捨其

稷契熙載越成湯武子商均而禪禹書曰熙帝之載孔安國注云熙

成其子孫湯武之業並得為天子也湯契之後武王后稷之後股肱既

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股肱謂稷契也既周謂其子孫並周

於堯又將授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灾孽懸象暗而

恒文乖彝倫斃而獲章章元龍有悔窮之灾也孽亦灾也易曰懸

象著明莫大於日月乖謂失於常度也倫理也故先命玄聖使綴學

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哲備哉燦爛真神明之

式也賢聖謂孔丘也春秋漢書圖曰孔子母徵在夢感黑帝而生故曰

式也玄聖莊子曰恬澹玄聖素王之道綴學立制謂為漢家法制也宏

共並大也亮信也表明也相也迪也哲也言贊揚蹈履雖前聖

皇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褊矣皇夔陶也夔舜之典樂者衡謂阿

衡也茲謂孔子言皇衡即伊尹也旦周公也密勿猶龜

龜等此之為褊小也

是以高光二聖辰居其域時至氣動乃

龍見淵躍論語孔子曰譬如此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特至氣動則

見龍在田九四曰或躍在淵並喻漢初起

附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

電燦胡烝莽分不莅其誅附翼以雜為喻言知將且則鼓其翼而

謂胡交烝死也莽分謂公賓就斬莽也莅臨也言天下先為漢誅之高祖

親臨也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淵

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為之容尚書曰欽若昊天欽敬也若順也

也前書曰舜讓于德不台音義曰台讀曰嗣言二祖初即位居尊之時並

謙言於德不能嗣成帝功有此淵深穆敬之讓高祖初即位曰寡人聞帝

者賢者有也虛言無實之名非所取也光武即位固辭至於再三無也

陳師敦迫奮武為掩之容詩曰奮代荆楚蓋尚書曰工東白堊以塗為亦

所推不尚威力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苗炎上

謂堯歸運於漢也炎上謂火德烈精言盛也

謂堯歸運於漢也炎上謂火德烈精言盛也

謂堯歸運於漢也炎上謂火德烈精言盛也

謂堯歸運於漢也炎上謂火德烈精言盛也

謂堯歸運於漢也炎上謂火德烈精言盛也

謂堯歸運於漢也炎上謂火德烈精言盛也

謂堯歸運於漢也炎上謂火德烈精言盛也

謂堯歸運於漢也炎上謂火德烈精言盛也

赤帝後次代周是也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詰誓所不及已

謂大陳漢之期運也洋洋美也若如也儀法也謂如此美德可謂五帝之上法也穀梁傳曰詰

誓不及五帝盟誼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上下不相信服方有詰誓五

帝之時上下和睦故誓不及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曠可探也

所服奕世勤民以伯方統牧

湯為桀之諸侯文王為紂之諸侯奕世重也自契至湯十四代后稷至文

王十五代其積勤勞於人也伯方猶方伯也謂湯為夏伯文王為殷伯並

其師革滅夫邑

三五未詳京師京都也武王都鎬鎬湯都亳詩云宅是

北而謂臣也湯武並以臣伐君史記曰如先如能如對如難於商郊者義

是故義士備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與

爾于天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曰薄德社預注曰伯夷之屬也

史記曰伯夷叔齊逢武王伐紂和馬諫曰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偉商異也

敦厚也武周武王樂也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護湯樂也然

猶於穆猗那合羽純嘽釋以崇嚴祖考殷薦宗祀配帝發祥

流慶對越天地者烏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

美周家之德詩周頌曰於穆清廟猗亦歎之辭也那多也載美湯之德多

也發頌曰猗與那與論語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繼

之純如也嘽如也釋如也或以成何晏注曰翕盛也純和諧也嘽其音節明

也鄭玄注云釋謂達之貌此言殷周之伐尚有於穆猗那之頌備之於翕

純嘽釋之樂尊出嚴父宗祀配入於明堂之中詩商頌曰濔濔惟商長發

其祥言發禎祥以流慶於子孫周頌曰秉文王之德對越在天烏奕猶蟬

聯不訛設畧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爾

魏魏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

之重光龍衣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燭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

基泝流曰泝孕懷也育養也甄陶謂造成也前書音義曰然後宣二祖

陶人作瓦器謂之甄言虞夏殷周之先祖並嘗為堯臣

表威靈行於鬼區也尚書曰宣重光襲重也四宗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代宗宣帝為中宗明而不泯微胡瑣祖世高而不顧

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三才天地

兼三才而兩之登井也清功也言井天之功非克不能興也尚書曰昭升

孫之訓非漢厥道至平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混元內浸

豪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經緯天地言陰陽交泰也

鏡宇宙尊無與抗漢家德可以臣彼列辟功可以君彼百王如封

不敢論制作爾雅曰虔鞏固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言帝固為勞謙

禮官儒林屯朋篤論之士而不傳祖宗之彷彿禮官儒林屯朋篤論之士而不傳祖宗之彷彿雖云優慎

無乃蕙歟遷正改正朔也黜色易服色也賓謂殷周二王之後為漢之

也於是三事嶽牧之僚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

祖則俯蹈宗軌三事三公躬奉天經博睦辯章之化洽

祇羣神之禮備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度縣祭川

是以鳳凰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角

駟毛宗於外囿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暉采鱗於沼耳露

霄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尚書曰鳳凰來儀元和二年詔曰乃者鳳皇鸞鳥比集七郡羽

族謂羣鳥隨之也觀魏門闕也肉角謂鱗也伏侯古今注曰建初二年北海得一角獸大如麋有角在耳間端有肉又元和二年麒麟見陳一角端如葱葉色赤黃擾馴也縉文結質謂麟也說文曰麟麋白虎黑文尾長於身古今注曰元和三年白虎見彭城黃暉采麟謂黃龍也建初五年有

八黃龍見于零陵古今注曰元和二年其露降河南三足鳥集沛國軒蒼謂飛翔上下也若乃嘉穀靈草奇獸

神禽應圖合課窮祥極瑞者朝夕坳牧日月邦畿卓然乎

方州羨溢乎要荒嘉穀毒禾靈草之屬古今注曰元和二年芝生沛如人窟大坐貌章和九年詔曰嘉穀滋生芝草之類歲月不絕奇獸神禽謂白雉之屬也建初七年獲白鹿元和元年

日南獻生犀白雉言應於瑞圖又合于史謀也坳牧郊野也卓犖殊絕也美音以昔姬有素雉朱鳥玄秬黃葵之事耳君臣動色左

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孝經援神契曰周成王時越裳來獻子發度孟津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為赤鳥玄秬黑黍也詩大雅曰誕降嘉種雅秬惟秬黃葵麥也謂赤鳥玄秬年麥而至也詩頌曰貽我來牟詩大雅曰濟濟多士又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又曰奉璋峨峨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

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豈其為身而有顓辭也詩大雅曰

狂固

雅曰昭昭於天也尚書曰嚴恭寅畏率述也陳思也詩大雅曰昭昭上帝聿求多福貽燕也燕安也後昆子孫也言此並以光寵神靈文正武王之德遺燕安於子孫也詩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覆猶重也懿鑠並美也詩大雅曰我求懿德又曰於讒王師言詩人歌頌周之盛德當成康之時其成王康王豈獨為身而有自專之辭也並上龍文武之業下遺子孫之基也言今章帝既獲符瑞之應亦宜同成康之事也若

然受之宜亦勤恁旅力以充厥道啓恭館之金騰御東序

之祕實以流其占受之謂漢受此符瑞也說文曰恁念也音人甚反旅陳也克當也恭肅之館謂廟中也金騰以金滅

圖威符瑞之書於其中也御猶陳也東序東廂也祕實謂河圖之屬尚書曰天珠河圖在東序孔安國注曰河圖八卦是也言洛金騰之書及河圖之卦以占之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聖子也體行德

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圖書河圖洛書也亮信章明哲皆言天授圖書者為天子所知也孔丘

也猷圖也字信也言孔丘之圖先命漢家當須封禪此聖人之信也體行猶躬行也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丁當也辰時也景太也逢休吉之代當封禪之時此為天子之大命也順命以創制定性以和神荅三靈

之繁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于聖心瞻

前顧後豈葭清廟憚勅天平命謂符瑞也荅對也三靈天地人之神也繁多也祉福也展陳也放效也

後漢書

卷三十一

十七

音甫往反效唐亮之文謂封禪也尚書幾餘曰平制禮樂放唐之文茲
事謂封禪之事八而且信次止寤寐常止於聖心言不可忘之也前謂前
代帝王後謂子孫也蔑輕也禪難也秘正也言封禪之事皆未祖宗之
德今乃推讓豈輕清廟而難正天命乎尚書曰初天之命惟時惟幾伊

考自邃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

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口而獨闕也伊維也邃古猶遠古也楚詞曰邃古之初矣至也言

自遠古以來至於此也作者謂封禪者史記管仲曰自古封禪七十二君

并武帝及光武為七十四君使使也有天下不使其封禪而假為竹素之

文者無有光揚法度而存其文章不封禪者也台我也今其如何獨闕也

包舉藝文屢訪群儒諭咨故老與之乎斟酌道德之淵源

肴覈仁義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聖上謂章帝也諭告各謀也道德仁義人所常行故

以酒食為餼焉淵源林藪深密也元天也符既成君后之譏辭又

悉經五繇之碩慮矣將緝萬嗣煬洪暉奮景炎翁遺風播

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理其曠能巨

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譏直言也終非辭音胃左傳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不習則增脩其德

班固

而改十碩大也慮思也廣雅曰緝績也音乃助反景大也矣謂大德汪汪

猶深也今又尚書秦誓篇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理鄭玄注云

丕大也律法也嘯誰也巨猶竟也唐哉謂堯也皇哉謂漢也言唯唐與漢唯漢與唐

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與參議北單于

聞漢軍出遣使款居延塞欲脩呼韓邪故事朝見天子請

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事將數百騎與虜使俱出居延

塞迎之會南匈奴掩破北庭永元二年南單于出難鹿塞繫北匈奴於河雲大破之固至

私渠海聞虜中亂引還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固不教學

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

奴干其車騎吏推呼之奴醉罵兢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

之及竇氏賓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時年六

十一詔以譴責兢抵主者吏罪固所著典引賓戲應譏詩

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

班固

卷三十一

十七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
 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
 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激揚也詭毀也贍而不穢抑退也抗進也
 詳而有體使讀之者譽疊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爾雅曰
 也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言遷所是非皆與聖人乖謬
 而賤守節是也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
 美固序遊俠傳曰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閻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
 伯之罪人四豪者又六國之罪人况於郭解之身成名若季路仇牧而不悔也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六國五
 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不容於誅也則輕仁義賤守節愈
 矣愈猶具也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謂下然亦身
 陷大戮此已上略華嶠之辭智及之而不能守之論語孔子之言也言有
 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史記齊使者至越曰幸也越之不忘也吾不遺其智之如目見豪手而不
 見其睫也今哉王知晉之失計不自知越人之過此目論也言班固譏遷彼刑而不知身自遇禍

班固

班固曰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沈約宋書曰初謝靈運作此傳云

良遷董謂司馬遷董狐也左傳兼麗卿雲司馬長卿彪識皇

命固迷世紛

班固列傳第三十下

後漢書

列傳

第五鍾離宋寒列傳第三十一

後漢書四十一

南宋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明汪文盛高穀傳汝後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史記曰陳公子完奔齊以陳字

為田氏應劭注云始食采於田改姓田氏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為氏倫少介

然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間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

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彊持滿以拒之引彊謂弓弩之多力者控

引之持滿不發也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東觀記曰時米碩萬錢人

相食倫獨收養孤兄子外孫分糧共食死生相守鄉里以此賢之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風俗

道曰武王封箕子于朝鮮其子食采於朝鮮因氏焉褒見而異之署為吏後褒坐事左轉

高唐令高唐縣屬平原郡故城在今齊州祝阿縣西臨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晚別

也東觀記曰倫步擔往候之留十餘日倫後為鄉嗇夫平徭賦理

怨結得人歡心自以為父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

後漢書

列傳

姓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為糞除而去糞除猶掃除也

陌上號為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數年鮮于褒鮮于褒薦之於京兆尹閻興與郎召倫為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

巧乃署倫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東觀記曰時長安市未有錢後小人爭訟皆云第五掾所平中無姦在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

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齊理之者與署倫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其後小人爭訟皆云第五掾所平中無姦在

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華僑書曰蓋延代鮮于褒為馮

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隨王之國光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

倫因此酬對政道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倫曰聞卿為吏筭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

臣三娶妻皆無父少母且飢亂實具不致妄過人食華僑書曰上

有詔以為扶夷長扶夷縣屬零陵郡故城在今邵州武岡縣東北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為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

糧餘皆賤買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

者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時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

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以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

嗚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偽止亭舍陰乘船去眾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是時顯

顯

第五倫

宗方案梁松事亦多為松訟者帝患之詔公車諸為梁氏
及會稽太守上書者勿復受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
田里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數歲拜為宕渠令宕渠縣故城在今渠州流
江縣東北顯按鄉佐玄賀賀後為九江沛二郡守以清絮稱所
在化行終於大司農倫在職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
人吏富實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
怒馬謂馬之肥壯其氣憤怒也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
人以處曾任於是爭賊抑絕以財相貨曰賈音其又反又音求文職修理所
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為知人視事七歲肅宗初立
擢自遠郡代牟融為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
廖兄弟並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寇蓋之士爭赴越之倫
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臣聞忠不隱諱

第五倫

直不避害不勝愚猶昧死自表猶也書曰臣無作威作福
其害干而家凶于而國尚書此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東
脩之饋穀梁傳之文也東帛也饋遺也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入至而
卒使陰就歸國徒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在有非法
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
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譬猶也苦身待士不如為國戴盆望天
事不兩施司馬遷書曰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也臣常刻著五藏書諸紳帶刻著五藏
謂銘之於心也紳謂大帶垂之三尺論語曰子張書諸紳也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為言竊聞
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
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
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
臣愚以為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以不聞陛下情欲厚之亦

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蒙省
察與同及馬防為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又上疏曰臣
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
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
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為意愛恐卒然有小過愛聞而不罰則法也
防請杜篤為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為鄉里所愛客居美
陽文弟為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
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怪况乃以為從事將恐議及朝
廷今宜為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
望望物望也苟有所懷敢不自聞並不見省用倫雖峭直峭峻也
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為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
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愛

第五倫

晏之姿以寬弘臨下尚書考靈耀曰堯文舉晏晏爾雅曰晏晏溫和也出入四年前歲
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東觀漢記曰去年復誅者刺史一斯守人太守三人被死罪二人凡六人斯守
明聖所鑒非群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
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群下不補故也光武承
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
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
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
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為能違天
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
謹責也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
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
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

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論語孔子之言以身教者
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
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
傳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
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臣愚不足採及諸馬得
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曰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
弼之任素性駑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
死不取擇地又况親遇危言之世哉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
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鄭
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后妃以椒
繁衍多子
故曰椒房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畢謙樂善此誠其
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充

第五論

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敗賣雲雀其門
衆煦飄山聚蚊成雷前書中山
靖王之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
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
酒也病酒
曰醒諛險趣執之徒誠不可親近蒼頡篇曰
諛佞諛也臣愚願
下中官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
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
至所願也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
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性質
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前書曰貢禹
守少象琅邪
人也以明經
潔行著聞然少蘊藉不修威儀蘊藉猶
寬博也亦以此見輕或問倫
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
公有所選舉必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

後漢書

卷之三

五

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
豈可謂無私乎連以老病上疏乞身元和三年賜策罷以
二千石奉終其身加賜錢五十萬公宅一區後數年卒時
年八十餘詔賜秘器衣衾錢布少子頡嗣歷桂陽廬江南
陽太守所在見稱順帝之為太子廢也樊豐等請之廢為濟陰王頡為太
中大夫與太僕來歷等共守關固爭即位擢為將作大匠
卒官三輔決錄注曰頡字子陵為郡功曹州從事公府辟舉高第為侍
御史南頓令桂陽南陽廬江三郡太守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
里無田宅客止靈臺山成十日不效司隸校尉南陽左雄太史
令張衡尚書廬江朱建孟興皆與頡故舊各敢禮餉頡終不受倫曾孫

論曰第五倫峭毅為方峭毅謂其性峻非夫愷悌之士省其

奏議惇惇歸諸寬厚惇惇謂其性寬厚將懲苛切之敝使其然乎

昔人以弦韋為佩蓋猶此矣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
緩董安子仕緩佩弦以自急然

第五倫

而君子侈不僭上儉不偏下禮記曰管仲獲魯而朱紘旅樹而反
拈山節藻稅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

等庸乎詎非矯激則未可以中和言也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圉

種字與先少厲志義為吏冠名州郡永壽中以司徒掾清

詔使冀州廉察灾害風俗通曰汝南周勃辟太尉清詔使荆州又
此言以司徒清詔使冀州蓋三公府有清詔

者數十人還以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是時徐兗二州盜

賊群輩高密在二州之郊種乃大儲糧糴勤厲吏士賊聞

皆憚之桴鼓不鳴流民歸者歲中至數千家桴擊鼓也以能

換為衛相周後衛遷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為濟陰

太守負執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

厲乃召羽具告之謂曰聞公不畏疆禦今欲相委以重事

屬乃召羽具告之謂曰聞公不畏疆禦今欲相委以重事

第五倫

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以論羽出遂馳至定陶閉門收
臣賓客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發其賊五六萬種
即奏臣并以劾超臣窘迫遣刺客刺羽羽覺其姦乃收繫
客具得情狀州內震慄朝廷嗟歎之是時泰山賊叔孫無
忌等暴橫一境州郡不能討羽說種曰中國安寧忘戰日
久而泰山險阻寇猾不制今雖有精兵難以赴敵羽請往
譬降之種敬諾羽乃往備說禍福無忌即帥其黨與三千
餘人降單超積懷忿恨遂以事陷種竟坐徙朔方超外孫
董拔為朔方太守稽怒以待之初種為衛相以門下祿孫
斌賢善遇之及當徙斥斌具聞超謀乃謂其友人同縣閭
子直及高密甄子然曰蓋盜憎其主從來舊矣第五使君
當接齋立而單超外屬為彼郡守夫危者易仆可為寒心

第五種

吾今方追使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以還將以付子二人
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俠客晨夜追種及之於
太原遮險格殺送吏因下馬與種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
四百餘里遂得脫歸種匿於閭甄氏數年徐州從事臧昱
上書訟之曰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
屈節於朱家前書曰季布楚人為任俠有名數窘漢王高祖購求布
之乃髡緡布衣褐并其家僮之魯宋家所賣之管仲錯行於召忽說
朱家買置田舍言之高祖赦之後為河東守管仲錯行於召忽說
子路問於孔子曰昔者管子欲立公子糾而不能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
無仁也孔子曰召忽者人臣之材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於天
一矣何為不可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此二臣以
於瀟灑之中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為死之哉錯猶乘也可死而不死者非愛身於須臾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顧
其權略庶幸逢時有所為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興
伯遺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鉤之讐拔於囚虜之中信其佐

伯遺其亡

伯遺其亡

伯遺其亡

國之謀申信音勲效傳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主紀

過於纖介則此二臣同死於大馬沈名於溝壑當何由得

申其補過之功建其奇奧之術乎伏見故兗州刺史第五

種傑然自建在鄉曲無苞苴之嫌苞苴饋遺也步朝堂無擇言

之闕口無可擇之言也天性疾惡公方不曲故論者說清高以種為

上序直士以種為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所短錄其

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以盜賊公負筋力未就太山之賊種不能討是力

不足以禁之法當罪至微徙非有大惡昔虞舜事親大杖則

走家語孔子謂曾子之言也故種逃亡苟全性命異有朱家之路以顯

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須臾之恩令種有持忠入地之恨

曾赦出卒於家

種離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督郵時部縣亭長

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記文符也意封還記入言於

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公羊傳曰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詩云刑於寡

妻以御於家邦詩大雅之文刑凡也御治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

清府內直闊略遠縣亭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

事建武十四年會稽太疫死者萬數疫瘡也意獨身自隱親

經給醫藥隱親謂親自隱恤之經給謂經營濟給之所部多蒙全濟舉孝廉再遷辟

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

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

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

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程梏在手曰梏在足曰程恣所欲過與

剋期俱至無或違者還以病免後除瑕丘令瑕丘今兗州縣也吏有

檀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

令長休建父聞之為建設酒謂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刃殘
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也遂令建進藥而死二十
五年遷堂邑令堂邑故城在今博州堂邑縣西北縣人防廣為父報讎繫獄
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歛
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言罪歸於我廣
歛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論顯宗耶
位徵為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臧千金徵還伏法以資
物簿入大司農簿文記也詔班賜群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
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
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說苑曰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仲尼不飲醜其名
也尸子又載其言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
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為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

此離意

苑意為從禽廢政常當田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即時
還宮求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
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北
日密雲遂無大潤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
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
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帝王記曰成湯大旱七年齊戒
林之社以六事自責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
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臣意
以匹夫之才無有行能久食重祿擢備近臣比受厚賜喜
懼相半不勝愚戇征咎罪當萬死征咎不自安也帝策詔報曰湯
引六事咎在一入其冠履勿謝比上天降旱密雲數會朕
戚然慙懼思獲嘉應故分布禱請闕候風雲北祈明堂南

此離意

設雩場

明堂在洛陽城南言北折者蓋時修雩場在明堂之南

今又勅大匠止作諸宮咸

省不急庶消災謹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

所以潤生萬物故曰澍音注

時詔賜降胡子縑尚書案事誤以十為百帝

見司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答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

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為愆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

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格拘帝意解使復冠而貴

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隱猶故公卿大臣數被

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拽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

之崧走入林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

諸侯煌煌曲禮之文也穆穆美也煌煌盛也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赦之朝

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

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意復上疏曰伏惟

謹離意

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

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易通卦驗曰愚智同位則日月無光水泉湧

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為俗

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

爾雅曰雍雍和也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

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

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鹿鳴詩小雅宴

羣臣也其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以入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

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

陰陽垂之無極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

久留出為魚目相意別傳曰意為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

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

教授堂下林首有懸壺意召孔訢問此何壺也對曰夫子壺也背有冊書

人莫敢發也意曰天子聖人所以遺寵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

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試吾履發吾箴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

伯載其一意即後德陽殿成漢宮殿名曰北百官大會帝思意

召問伯果服焉言謂公鄉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意視事五年以愛

利為化東觀記曰意在堂邑為政愛利輒刑慎罰撫循百姓如赤子初

作決日而成功作既畢為辭上祝曰興功役者人多故富以久病卒

官遺言上書陳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寬假帝感傷其

意下詔嗟歎賜錢二十萬藥救者河內人天性朴忠家貧

為郎當獨直臺上無被枕枕杜音思頃反謂組几也食糟糠帝

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太官賜尚書以

下朝夕餐給惟被阜袍及侍史二人蒸質漢官儀曰尚書郎入

被或錦被晝夜更宿帷帳畫通中枕卧蒲蓐冬夏隨時改易太官供食五

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尚書郎侍史二人交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伯使

從至此車門還侍史繫被服執香崧官至南陽太守

給使護衣服也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也父伯建武初為五官中郎將

均以父任為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

通詩禮善論難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辰陽今辰州辰溪縣其俗少學

者而信巫鬼均為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以祖母喪

去官客授潁川後為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

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十人往救之前書音義曰擢選

命也既至而尚已沒會伏波將軍馬援至詔因令均監軍

與諸將俱進賊拒阨不得前及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溼

疾病死者大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

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

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公羊傳曰聘禮大

家者則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

种有以安社稷全國

家者則專之可也

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共
斬其大師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爲置長吏
而還均未至先自効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
令過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遷上蔡令時
府下記禁入喪葬不得侈長長音直亮反禁之不得奢後有餘均曰夫送終踰
制失之輕者今有不義之民尚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
之先竟不肯施行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常募
設檻穽而猶多傷害檻為機以捕獸穽謂穿地陷之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
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
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動張捕非憂恤之本
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
言虎相與東游度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

宋均

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道縣有唐二山
共祠之浚道縣屬廬江郡故城在今廬州懷遠縣南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公姬
以男爲山公以女爲山姬猶祭之有尸主也歲歲改易旣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
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
民於是遂絕永平元年遷東海相在郡五年坐法免官客
授潁川而東海吏民思均恩化爲之作歌詣闕乞還者數
千人顯宗以其能七年徵拜尚書令每有駁議多合上旨
均嘗刪前疑事帝以爲有姦大怒收郎縛格之諸尚書惶
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
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小黄門在傍入具以聞帝善其不
撓即令貫死遷均司隸校尉數月出爲河內太守政化大
行均常寢病百姓耆老爲禱請旦夕問起居其爲民愛若

此以疾上書乞免詔除子條為太子舍人均自扶輿詣闕
謝恩帝使中黃門慰問因留養疾司徒缺帝以均才任宰
相召入視其疾令兩騶扶之騶養馬者赤曰騶騎均拜謝曰天罰有
罪所苦浸篤不復奉望惟惺因流涕而辭帝甚傷之召條
扶持均出賜錢三十萬均性寬和不喜文法常以為吏能
弘厚雖貪汙放縱猶無所害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
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灾害流亡所由而作及在尚書恒欲
叩頭爭之以時方嚴切故遂不敢陳帝後聞其言而追悲
之建初元年卒於家族子意

意字伯志父京以大夏侯尚書教授獲也至遼東太守意

少傳父業顯宗時舉孝廉以召對合旨擢拜阿陽侯相阿陽

將屬天水郡故城在秦州隴城縣西北建初中徵為尚書肅宗注寬仁而親親

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
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意以為人臣有節不宜踰禮過
恩乃上疏諫曰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
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朝
見又留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
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
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賜幣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
成洛邑成王命召公出取幣錫周公也今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即位獨
除前過還所削黜衍食它縣衍謂流行傍食也男女少長並受爵邑
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
尊尊卑卑彊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為萬世典法
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

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蕃國爲子孫基址而室
第相望又磐京邑磐謂盤桓不去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衆
充塞城郭驕奢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並皆膏腴風
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不忍以義
斷恩禮記曰門內之政恩斷義門外之政義斷恩發遣康焉各歸蕃國令羨等速就
便時行日取便以塞衆望帝納之章和二年鮮卑擊破北
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北伐因欲還歸舊庭時竇太后
臨朝議欲從之意上疏曰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
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餘北至於倪栗謂之四極也界以沙漠簡賤禮樂無有上
下疆者爲雄弱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剋獲
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
其來降羈縻蘇不畜養邊人得生勞沒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

宋意

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享也而百姓不知
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爲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
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
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
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對狼貪豨必爲邊患
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爲外扞巍巍之業
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
矣誠不可許會南單于竟不北徙遷司隸校尉永元初大
將軍竇憲兄弟貴盛共校尉鄧疊河南尹王調故蜀郡
太守廉范等群黨出入憲門負執放縱意隨違舉奏無所
回避由是與竇氏有隙二年病卒孫俱靈帝時爲司空漢官

儀曰字伯儷也

後漢四十一

可卷二十一

一百

寒朗字伯奇魯國薛人也生三日遭天下亂棄之荆棘數日兵解毋往視猶尚氣息遂收養之及長好經學博通書傳以尚書教授舉孝廉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遂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寃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物色謂形狀也而二人錯愕不能對錯愕猶倉卒也錯音朗七故反隔音五故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郎入問曰建等耶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真以自明帝曰耶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獄竟而久繫至今邪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

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時上猶即上也上音時掌反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誠冀陛下一覺惜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寃無敢牾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後平忠死獄中朗乃自繫會赦免官復舉孝廉建初中肅宗大會群臣朗前謝恩詔以朗納忠先帝拜為易長易今易州縣也歲餘遷

濟陽令以母喪去官百姓追思之章和元年上行東巡狩
過濟陽三老吏人上書陳朗前政治狀帝至梁召見朗詔
三府為辟首由是辟司徒府永元中再遷清河太守坐法
免永初三年太尉張禹薦朗為博士徵詣公車會卒時年
八十四

論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齊侯有

刑左氏傳曰齊景謂晏子曰子之名近而識貴賤乎於是景公繁於刑

其利溥哉踊謂若鍾離意之就格請過寒朗之廷爭寃獄為

矣乎仁者之情也夫正直本於忠誠則不詭詭詐本於諫

爭則切論語孔子曰直而無禮則絞絞急也彼二子之所本得乎天故言信而

志言而見信諫而必從故曰志行

贊必從故曰志行心子阿知急去苛臨官以絜匡帝以奢宋均達政

禁此妖禁禁祭也禽蟲畏德子民請病請人為之意明

尊割恩蕃屏梁傳曰為尊者諱敵為親者諱賊尊尊親親之義

傑楚黎寒君為命傑傑懼也

第五鍾離宋寒列傳第三十一

光武十五列傳第三十二

後漢書四十二

南宋范曄撰唐高懷太子賢請汪文盛高澄傳及舟校

光武皇帝十一子郭皇后生東海恭王彊沛獻王輔濟南
安王康阜陵質王延中山簡王焉許美人生楚王英光烈
皇后生顯宗東平憲王蒼廣陵思王荆臨淮懷公衡琅邪
孝王京

東海恭王彊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為后彊為皇太子十七
年而郭后廢彊常戚戚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
誠願備蕃國光武不忍遲回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為
東海王二十八年就國帝以彊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
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賜虎賁旌頭宮殿設鍾虡
之縣擬於乘輿

虎賁旌頭鍾虡解
見光武紀縣音玄彊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

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歎之以彊章宣示公卿
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恭王名餘景帝之子廢在

今兖州曲阜城中故基東西二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餘也故詔彊都魯中元元年入朝從封

岱山因留京師明年春帝崩冬歸國永平元年彊病顯宗

遣中常侍鉤盾令將太醫乘驛視疾詔沛王輔濟南王康

淮陽王延詣魯及薨臨命上疏謝曰臣蒙恩得備蕃輔特

受二國宮室禮樂事事殊異巍巍無量訖無報稱而自修
不謹連年被疾為朝廷憂念皇太后陛下哀憐臣彊感動
發中數遣使者太醫令丞方伎道術絡驛不絕臣伏惟厚
恩不知所言臣內自省視氣力羸劣日夜浸困浸漸也終不
復望見闕庭奉承惟惺孤負重恩銜恨黃泉杜預注左傳云泉身既天命孤弱復為皇太后陛下憂慮誠悲誠慙息政

東海恭王

小人也猥當襲臣後必非所以全利之也誠願還東海郡

天恩愍哀以臣無男之故無男無處臣三女小國侯即婦人計

佐也若呂后之妹呂須封為臨光侯蕭何夫人封為贊侯之類此臣宿昔常計私計天恩不敢忘也今天

下新罹大憂崩也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餐臣彊

困劣言不能盡意願並謝諸王不意永不復相見也天子

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津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一名津陽門每門皆有區

使大司空持節護喪事大鴻臚副宗正將作大匠視喪事
贈以殊禮升龍旌頭鸞輅龍旂虎賁百人鮮並見光武及明帝紀詔楚

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興館陶公主比陽公主及京師親戚
四姓夫人小侯皆會葬四姓小侯鮮見明帝紀夫人蓋小侯之母也帝追惟彊深

執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是特詔中常侍杜岑及東
海傅相曰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終遣送之物務從約省衣

足欽形茅車瓦器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前書

爾不羣者河間將作大匠留起陵廟疆立十八年年三十四

子靖王政嗣政淫欲薄行後中山簡王薨政詣中山會葬

私取簡王姬徐妃又盜迎掖庭出女豫州刺史魯相奏請

誅政有詔削薛縣立四十四年薨子頃王肅嗣永元十六

年封肅第二十一人皆為列侯肅性謙儉循恭王法度永

初中以西羌未平上錢二十萬元初中復上縑萬匹以助

國費鄧太后下詔褒納焉立二十三年薨子孝王臻嗣永

建二年封臻二弟敏儉為鄉侯臻及弟蒸鄉侯儉並有篤

行毋卒皆吐血毀背背或為瘡至服練紅兄弟追念初喪父幼

小哀禮有闕因復重行喪制既祥之後而服練也禮記曰練衣

鄭方注周禮曰淺絳也臻性敦厚有恩常分租秩賑給諸父昆弟國相

籍器具以狀聞順帝美之制詔大將軍三公大鴻臚曰東

海王臻以近蕃之尊少襲王爵膺受多福未知艱難而能

克已率禮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哀降儀從士寢苦

三年左氏傳曰晏桓子卒晏嬰能衰斬首經帶杖管履食粥居簡廬寢

苦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杜預注云時士及大夫衰服各

有不和睦兄弟洩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弘朕甚嘉焉

夫勸善厲俗為國所先曩者東平孝王敞兄弟行孝喪母

如禮有增戶之封詩云永世克孝念茲皇祖詩周頌之今增

臻封五千戶儉五百戶光啓土宇以酬厥德立三十一年

薨子懿王祗嗣初平四年遺子琬至長安奉章獻帝封琬

汶陽侯拜為平原相祗立四十四年薨子羨嗣二十年魏

受禪以為崇德侯

沛獻王輔建武十五年封右馮翊公十七年郭后廢為中

山太后故徙輔為中山王并食常山罷二十年復徙封沛
王時禁網尚疏諸王皆在京師競脩名譽爭禮四方賓客
壽光侯劉鯉更始子也得幸於輔鯉怨劉盆子害其父因
輔結客報殺盆子兄故式侯恭輔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
自是後諸王賓客多坐刑罰各循法度二十八年就國中
元二年輔子寶為沛侯永平元年封寶弟嘉為僮侯僮縣屬臨
淮郡故城在今泗州宿預縣西南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
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
終始如一稱為賢王顯宗敬重數加賞賜立四十六年薨
子釐王定嗣釐音值下皆同元和二年封定第十二人為鄉侯定
立十一年薨子節王正嗣元興元年封正第二人為縣侯
正立十四年薨子孝王廣嗣有固疾安帝詔廣祖母周領

王家事周明正有法禮漢安中薨順帝下詔曰沛王祖母
太夫人周秉心淑慎道主以仁使光祿大夫贈以妃印綬
廣立三十五年薨子幽王榮嗣立二十年薨子孝王琮嗣
薨子恭王曜嗣薨子契嗣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楚王英以建武十五年封為楚公十七年進爵為王二十
八年就國母許氏無寵故英國最貧小三十年以臨淮之
取慮須昌二縣益楚國取慮縣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案臨淮無須昌有昌陽縣蓋誤也取慮音秋閭
自顯宗為太子時英常獨歸附太子太子特親愛之及即
位數受賞賜永平元年特封英舅子許昌為龍舒侯龍舒屬
廬江郡故城在今廬江縣西也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
為浮屠齋戒祭祀袁宏漢記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主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為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為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

道以鍊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為佛也佛長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
變化無方無所不入而大齊群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
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
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 八年詔令天下死

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紵三十四詣國相曰

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天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

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

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

門之盛饌伊蒲塞即優婆塞也中華翻為近住言受戒行堪近僧住也桑門即沙門因以班示諸國中

傳英後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以為符瑞十

三年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頽忠等造作圖書有逆

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招聚姦猾造作圖讖擅相官秩置

諸侯王公將軍二千石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

乃廢英徙丹陽涇縣今宣州縣也賜湯沐邑五百戶湯沐詳見皇太后紀也

遣大鴻臚持節護送使伎人奴婢工技鼓吹悉從得乘輜

輶輶輶屏也自隱蔽之持其弩行道射獵極意自娛男女為

侯主者食邑如故楚太后勿上璽綬留往楚宮明年英至

丹陽自殺立三十三年國除詔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贈

賈如法加賜列侯印綬以諸侯禮葬於涇遣中黃門占護

其妻子占護猶守護也悉出楚官屬無辭語者制詔許太后曰國

家始聞楚事幸其不然既知審實懷用悼灼庶欲宥全王

身令保卒天年而王不念顧太后竟不自免此天命也無

可奈何太后其保養幼弱勉強飲食諸許願王富貴人情

也已詔有司出其有謀者令安田宅於是封燕廣為折姦

侯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

傑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數十五年帝幸彭

城見許太后及英妻子於內殿悲泣感動左右建初二年
肅宗封英子楚侯种五弟皆為列侯並不得置相臣吏入
元和三年許太后薨復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因留護喪
事賻錢五百萬又遣謁者備王官屬迎英喪改葬彭城加
王赤綬羽蓋華藻如嗣王儀續漢輿服志曰諸侯王赤綬四采長
二丈一尺皇子安車青蓋金華藻
追爵謚曰楚厲侯章和元年帝幸彭城見英夫人及六子
厚加贈賜种後徙封六侯六縣名屬
廬江縣一卒子度嗣度卒子拘嗣
傳國于後

濟南安王康建武十五年封濟南公十七年進爵為王二
十八年就國三十年以平原之祝阿安德朝陽平昌隰陰
重丘六縣益濟南國中元二年封康子德為東武城侯東
武城屬清河郡今
貝州武城縣是康在國不循法度交通賓客其後人上書告

濟南安王

康招來州郡姦猾漁陽顏忠劉子產等又多遺其繒帛安
圖書謀議不執事下考有司舉奏之顯宗以親親故不忍
窮竟其事但削祝阿隰陰東朝陽安德西平昌五縣東朝
陽在
今濟州臨濟縣東西平昌今
德州般縣也般音補補反建初八年肅宗復還所削地康遂
多殖財貨大修宮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廐馬千二百匹私
田八百頃奢侈恣欲游觀無節永元初國傳何敞上疏諫
康曰蓋聞諸侯之義制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
人孝經諸侯
章之義也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當施張政令明其
典法出入進止宜有期度輿馬臺隸應為科品臺隸賤職
也左氏傳
有千餘增無用之二以自蠶食言如蠶之食
漸至衰盡也宮婢閉隔失
其天性感亂和氣又多起內第觸犯防禁費以巨萬巨大
也大

後漢書

列傳

卷

萬謂而功猶未半夫文繁者質荒木勝者人亡荒廢也文彩繁多則質以

之廢土木增構則人皆非所以奉禮承上傳福無窮者也故

楚作章華以凶左氏傳楚靈王成章華之臺後卒被吳興姑蘇而

滅姑蘇臺一名姑胥臺越絕書曰胥門外有九曲路闔廬以遊姑蘇之臺

以望湖中顧夷吾地記西橫山北有小山俗謂姑蘇臺今在蘇州吳縣

西闔廬後被越殺之景公千駟民無稱焉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

今數游諸第晨夜無節又非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之

法也願大王修恭儉遵古制省奴婢之口減乘馬之數斥

私田之富節游觀之安以禮起居則敬乃敢安心自保惟

大王深慮愚言康素敬重敬雖無所懣悟然不能改茲五

十九年薨子簡王錯嗣錯音七錯為太子時愛康戲吹妓

女宋閏使醫張尊招之不得錯怒自以劍刺殺尊國相舉

奏有詔勿案永元十二年封錯第七人為列侯錯卒六年

薨子孝王香嗣永初二年封香第四人為列侯香自篤行好

經書初叔父篤有罪不得封西平昌侯昱坐法失侯香乃

上書分爵土封篤子九昱子嵩皆為列侯香立二十年薨

無子國絕永建元年順帝立錯子阜陽侯顯為嗣是為釐

王立三年薨子悼王廣嗣永建五年封廣弟文為樂城亭

侯廣立二十五年永興元年薨無子國除

東平憲王蒼建武十五年封東平公十七年進爵為王蒼

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為人美須髯要帶八圍顯宗甚愛重

之及即位拜為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

上四府掾史皆無四十人今持置以優之也永平元年封蒼子二人為縣侯二年

以東郡之壽張須昌山陽之南平陽橐湖陵五縣益東平

國南平陽縣故城今兖州鄒縣也橐縣一名高平故城在鄒縣西南湖陵故城在今兖州防渙縣東南是時中興三十

餘年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化平宜脩禮樂乃與公卿共議

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語在

禮樂輿服志其志今忘帝每巡狩蒼常留鎮侍衛皇太后四年

春車駕近出觀覽見城第第宅也有甲乙之次故曰第尋聞當遂校獵河內

蒼即上書諫曰臣聞時令成春農事不聚眾興功禮記月令曰孟

春之月無聚夫眾無置城郭仲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

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尚書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

及有嘉謀則木不曲直鄭文注云木性或曲或直人所為器者也無

故生不揚茂多有折滿是為不曲直也前書音義曰不宿不頌戒日也臣

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其棠之德雖然動

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

搖仿佯弭節而旋皆遊散之意詩曰於焉搖尾左氏傳曰橫流而仿

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旄謂注旄於竿首詩云抑

抑威儀惟德之隅詩大雅之文也抑抑密也隅廉也言人審密於

直則外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帝覽

奏即還宮蒼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

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曰臣蒼疲駑特為陛下慈恩覆

護在家被教導之仁升朝蒙爵命之首制書褒美班之四

海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器負薪喻小人也易曰負且乘致寇

之器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則盜思奪之矣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簞竹器也圓曰

簞方曰筥左氏傳曰晉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曰不食三日

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毋之存否請遺之使盡之而為簞

食與肉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士倒載以况臣居宰相之位同氣之

親哉且當暴骸膏野為百僚先而愚頑之質加以固病誠

羞負乘辱汗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紱之刺赤紱大夫之服

也詩書賦曰彼已之子三百今方域晏然要荒無傲去王畿五百

里曰甸服又

蘇軾其無德居位者多也

而見今改元之後年飢人流此朕之不德感應所致又冬
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
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冲冲既見君子我心則
降詩國風也冲冲猶衝衝降下也思惟嘉謀以次奉行異蒙福應彰報至德
特賜王錢五百萬後帝欲為原陵顯郎陵起縣邑蒼聞之
遽上疏諫曰伏聞當為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
言疑不審實近今從官古霸問澧陽主疾風俗通曰古姓周有古公亶父其後
氏焉澧陽主光武女實固之妻也使還乃知詔書已下竊見光武皇帝躬履
儉約之行深觀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為言故營建
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
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貴行貴行謂一皆遵奉也谷永曰一以貴行固執無違也至於自所
營創尤為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為盛易曰謙德之柄臣愚以園邑

幸平

與始自疆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禮記曰古者墓而不墳故言不欲其
明豈况築郭邑建都郭哉穀梁傳曰入之所聚曰郭杜預注左傳曰郭郭也上違先帝
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
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有
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入求之吉凶復
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然懼左右
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
惟蒙哀覽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
悉心以對皆見納用三年帝饗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
周行掖庭池閣乃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
五詩衣各一襲五詩衣謂春青夏朱季夏黃秋白冬黑也衣單複具曰襲及常所御衣合五
十篋餘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特賜蒼

幸平

幸平

及琅邪王京書曰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歲月

驚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間饗衛士於南宮因

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入亡不言哀而哀自

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莫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紵帛

巾各一周禮也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鄭文云副婦人首服三輔謂之假紵續漢書帛字作阜及衣一篋可時

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恩詩國風曰凱風美孝子也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大母氏劬勞爰有寒泉

在浚之下有子亡入母氏勞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

之製今魯國孔氏尚有仲丘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

也孔子廟在魯曲阜城中伍緝之從西征記曰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類駘所請者也徽帝特廟賜以號之冠履解見鍾離意傳

其光武皇帝器服中元二年已賦諸國故不復送并遺死

馬一匹血從前膊上小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霜赤汗

今親見其然也前書天馬歌曰大一况天頃反虜尚屯將帥在

今親見其然也馬下霜赤汗未流緒也

外憂念違違未有閒寧音願願王寶精神如供養古言至

戒望之如渴六年冬蒼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之特賜

裝錢千五百萬其餘諸王各千萬帝以蒼冒涉寒露遣謁

者賜貂裘說文曰貂鼠屬也大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

竇固持節郊迎帝乃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其錢帛器

物無不充備下詔曰伯父歸寧乃國儀禮曰親禮諸侯至于郊

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天子賜舍曰賜伯父舍同姓西而北上異姓東

而北上侯氏禪冕釋幣于廟乘車載龍旂駟韉乃朝以瑞玉石纁天子

負斧展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奠幣再拜

詩曰叔父建爾元子詩魯頌之文也叔父謂周敬之至也昔蕭

相國加以不名優忠賢也見前書况兼親尊者乎其沛濟南

東平中山四王讚皆勿名讚謂讚者不君其名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

親答之其後諸王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閣乃下蒼以受恩

過禮情不自寧上疏辭曰臣聞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左傳

子之辭也等威儀有等差也卑高列序上下以理陛下至德廣施慈愛骨

肉既賜奉朝請咫尺天儀而親屈至尊隆禮下臣每賜讌

見輒興席改容中宮親拜事過典故臣惶怖戰慄誠不自

安每會見踧踖無所措置跋踏謙護貌也此非所以章示羣下安

臣子也帝省奏歎息愈哀賈馬舊典諸王女皆封鄉主乃

獨封蒼五女為縣公主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

留蒼賜以祕書列僊圖道術祕方至八月飲酎畢飲酎解見章紀

有司復奏遣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

為親踈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

大鴻臚奏不忍下筆故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

大鴻臚奏王歸國小黃門受詔者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

漆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蒼還國疾病帝馳遣名醫小黃

門侍疾使者冠蓋不絕於道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明

年正月薨詔告中傳封上蒼首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

記賦頌七言別字歌詩並集覽焉遣大鴻臚持節五官中

郎將副監喪及將作使者凡六人令四姓小侯諸國王主

素會詣東平奔喪賜錢前後一億布九萬匹及葬策曰惟

建初八年三月己卯皇帝曰咨王不顯勤勞王室親受策

命昭于前世出作蕃輔克慎明德率禮不越率循也傳聞越違也

在下傳音敷敷布也書曰克慎明德數聞在下昊天不弔不報上仁俾屏余一人夙

光焜焜靡有所終俾使也屏蔽也左氏傳曰昊天不弔不今詔有

司加賜鸞輅乘馬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奉送王行匪我憲

王其孰離之離被也言非憲王誰更被蒙此恩也魂而有靈保茲寵榮嗚呼哀

哉立四十五年子懷王忠嗣明年帝乃分東平國封忠弟
尚為任城王餘五人為列侯忠立十一年薨子孝王敞嗣
元和三年行東巡守幸東平宮帝追感念蒼謂其諸子曰
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蒼陵為
陳虎賁鸞輅龍旂以章顯之祠以太牢親拜祠坐哭泣盡
哀賜御劔干陵前陵在今鄆州東峽山南峽音魚委反初蒼歸國驃騎時吏丁
牧周羽以蒼敬賢下士不忍去之遂為王家大夫數十年
事祖及孫帝聞皆引見於前既愍其淹滯且欲揚蒼德美
即皆擢拜議郎牧至齊相羽上蔡令永元十年封蒼孫梁
為矜陽亭侯敞弟六人為列侯敞喪母至孝國相陳珍上
其行狀永寧元年鄧太后增邑五千戶又封蒼孫二人為
亭侯敞立四十八年薨子頃王端嗣立四十七年薨子凱

嗣立四十一年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論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
者也若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辭至戚去母后豈
欲苟立名行而忘親遺義哉蓋位疑則隙生累近則喪大
憂累所近所喪必大斯蓋明哲之所為歎息嗚呼遠隙以全忠釋累以
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言其本志然也東海恭王遜而知廢遜讓也為
吳太伯不亦可乎左傳曰晉大夫士薦之辭也吳太伯周太王之長子讓其弟季歷因適吳越來藥大王沒而不反事見史記也

任城孝王尚元和元年封食任城亢父樊三縣亢父樊並屬東平國亢父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樊故城在今瑕丘縣西南也立十八年薨子貞王安嗣永元十
四年封母弟福為桃鄉侯永初四年封福弟亢為當塗鄉
侯安性輕易貪吝數微服出入游觀國中取官屬車馬刀

劔下至衛士米肉皆不與直元初六年國相行弘奏請廢
之安帝不忍以一歲租五分之一贖罪安立十九年薨子
節王崇嗣順帝時羌虜數反崇輒上錢帛佐邊費及帝崩
復上錢三百萬助山陵用度朝廷嘉而不受立三十一年
薨無子國絕延熹四年桓帝立河間孝王子恭為參戶亭
侯博為任城王以奉其祀社預注左傳曰今卅水縣北有三戶亭故城在今鄆州內鄉縣西南也博
有孝行喪母服制如禮增封三千戶立十三年薨無子國
絕熹平四年靈帝復立河間貞王遜子新昌侯佗為任城
王奉孝王後立四十六年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阜陵質王延建武十五年封淮陽公十七年進爵為王二
十八年就國三十年以汝南之長平西華新陽扶樂四縣

長平故城在今陳州宛丘縣西北西華故城在今潁水縣

西北新陽故城在今豫州真陽西南扶樂故城在今陳州

太康縣北也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永平中有上書告延與姬

兄謝弁及姊館陶主婿駙馬都尉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

祭祀訊事下案驗光弁被殺辭所連及死徙者甚衆有司

奏請誅延顯宗以延罪薄於楚王英故特加恩徙為阜陵

王食二縣延既徙封數懷怨望建初中復有告延與子男

魴造逆謀者有司奏請檻車徵詣廷尉詔獄肅宗下詔曰

王前犯大逆罪惡尤深有同周之管蔡漢之淮南淮南厲

帝子文帝時反被遷於蜀而死也經有正義律有明刑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

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心長皆棄市先帝不忍親親之恩枉屈大法為王受愆

愆過也及而不誅先帝之過故言為王受過也群下莫不感焉今王曾莫悔悖心不

移逆謀內潰自子魴發誠非本朝之所樂聞朕惻然傷心

不忍致王于理今貶爵為阜陵侯食一縣獲斯辜者侯自

取焉於戲誠哉赦魴等罪勿驗使謁者一人監護延國不得
與吏人通章和元年行幸九江賜延書與車駕會壽春帝
見延及妻子愍然傷之乃下詔曰昔周之爵封千有八百
而姬姓居半者所以植幹王室也朕南巡望淮海意在阜
陵遂與侯相見侯志意衰落形體非故瞻省懷感以喜以
悲今復侯為阜陵王增封四縣并前為五縣以阜陵下溼
徙都壽春加賜錢千萬布萬匹安車一乘夫人諸子賞賜
各有差明年入朝立五十一年薨子殤王冲嗣永元二年
下詔盡削除前班下延事冲立二年薨無嗣和帝復封冲
兄魴是為頃王永元八年封魴第十二人為鄉亭侯魴立
三十年薨子懷王恢嗣延光三年封恢兄弟五人為鄉亭
侯恢立十年薨子節王代嗣陽嘉二年封代兄便親為勃

阜陵侯王

適亭侯代立十四年薨無子國絕建和元年桓帝立勃適
亭侯便親為恢嗣是為恭王立十三年薨子孝王統嗣立
八年薨子王赦立建安中薨無子國除

廣陵思王荆建武十五年封山陽公十七年進爵為王荆

性刻急隱害隱害謂陰害於人也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崩大行在

前較荆哭不哀而作飛書封以方底方底囊所以盛書也前書曰綠第方底令

蒼頭詐稱東海王彊舅大鴻臚郭況書與彊曰君王無罪

猥被斥廢而兄弟至有東縛入牢獄者太后失職別守北

宮太后郭后也職常也夫其常位別遷北宮及至年老遠斥居邊封之於魯海內深痛

觀者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堂洛陽吏以次捕斬賓客至有

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今天下有喪弓弩張設甚備間

梁松勅虎賁史曰史以便宜見非勿有所拘以便宜之事而有非者當即行

之勿拘常制也封侯難再得也郎官竊悲之為王寒心累息累息猶疊

息今天下爭欲思刻賊王以求功寧有量邪若歸并二國

之眾可聚百萬君王為之主鼓行無前功易於泰山破雞

子輕於四馬載鴻毛此湯武兵也今年軒轅星有白氣星

家及喜事者喜事猶好事也喜音許氣反皆云白氣者喪軒轅女主之位

又太白前出西方至午兵當起洪範五行傳曰太白少陰之星以巳未為界不得經天而行太

白經天而行為不臣今至午是為經天也又太子星色黑至辰自輒變赤天官書曰心前星太

子之位也夫黑為病赤為兵王弩力卒事高祖起亭長陛下興

白水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上以求天下事必舉

下以雪除沉沒之恥報死母之讎精誠所加金石為開詩

外傳曰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竊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丁視知其石也因欲射之夫推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開而況

入當為秋霜而為檻羊秋霜肅殺於物雖欲為檻羊又可得

在國後田心王

乎竊見諸相工言王貴天子法也人生崩亡閭閻之伍尚

為盜賊欲有所望何況王邪夫受命之君天之所立不可

謀也今新帝人之所置彊者為右願君王為高祖陛下所

志陛下即光武也無為扶蘇將閭叫呼天也扶蘇秦始皇之太子將閭也子也扶蘇以數諫始皇使與

蒙恬守北邊始皇死於沙丘少子胡亥許立賜扶蘇死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胡亥使謂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將閭乃仰天而大呼天者二

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伏劍自殺事見史記彊得書惶怖即報其使封書上之

顯宗以荆母弟祕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時西羌反荆不

得志冀天下因羌驚動有變私迎能為星者與謀議帝聞

之乃徙封荆廣陵王遣之國其後荆復呼相工謂曰我貌

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

吏告之荆惶恐自繫獄帝復加恩不考極其事下詔不得

臣屬吏入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荆猶不改其

後使巫祭祀祝祖有司舉奏請誅之荆自殺立二十九年
死帝憐傷之賜謚曰思王十四年封荆子元壽為廣陵侯
服王璽綬食荆故國六縣又封元壽弟三人為鄉侯明年
帝東巡狩徵元壽兄弟會東平宮班賜御服器物又取皇
子車輿馬悉以與之建初七年肅宗詔元壽兄弟與諸王
俱朝京師元壽卒子商嗣商卒子條嗣傳國于後
臨淮讓公衡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為王而薨無子國
除

中山簡王焉建武十五年封焉焉公十七年進爵為王
焉以郭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三十年徙封中山王永平
二年冬諸王來會辟雍事畢歸蕃詔焉與俱就國從以虎
賁官騎漢官儀駟騎王家名官騎焉上疏辭讓顯宗報曰凡諸侯出境必

中山簡王

備左右故夾谷之會司馬以從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夾谷而命司馬止之左氏傳類谷作夾谷今五國各官騎百人稱旋前旋音楚角反也行音皆北軍胡騎便兵善射弓不空發中必決此月胡朔反皆北軍胡騎便兵善射弓不空發中必決此月子虛夫有文事必有武備所以重蕃職也王其勿辭帝以
焉郭太后偏愛特加恩寵獨得往來京師十五年焉姬韓
序有過焉縊殺之國相舉奏坐削安險縣安險縣中山郡元和中
肅宗復以安險還中山立五十二年永元二年薨自中興
至和帝時皇子始封薨者皆賻錢三十萬布三萬匹嗣王
薨賻錢十萬布萬匹是時竇太后臨朝竇憲兄弟擅權太
后及憲等東海出也爾雅曰文子之子為出也故睦於焉而重於禮加賻
錢一億詔濟南東海二王皆會大為修冢塋開神道墓前開道
建石柱以為標謂之神道平夷吏人家墓以千數作者萬餘人發常山鉅

建石柱以為標謂之神道

鹿涿郡栢黃賜雜木黃賜栢木黃心三郡不能備復調餘州郡工

徒及送致者數千人凡徵發搖動六州十八郡制度餘國

莫及子夷王憲嗣求元四年封憲第十一人為列侯憲立

二十二年薨子孝王弘嗣求寧元年封弘二弟為亭侯弘

立二十八年薨子穆王暢嗣永和六年封暢弟荆為南鄉

侯暢立三十四年薨子節王稚嗣無子國除

琅邪孝王京建武十五年封琅邪公十七年進爵為王京

性恭孝好經學顯宗尤愛幸賞賜恩寵殊異莫與為比永

平二年以泰山之蓋南武陽華蓋縣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西北南武陽縣故城在今沂州費縣東北也東萊之昌陽盧鄉東牟六縣益琅邪昌陽今萊

崩帝悉以太后遺金寶財物賜京京都莒好修宮室窮極

此郡孝王

伎巧殿館壁帶皆飾以金銀壁帶壁中受楨木也數上詩賦

頌德帝嘉美下之史官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祠

神數下言宮中多不便利京上書願徙宮開陽以華蓋南

武陽厚丘贛榆五縣華縣蓋縣南武陽屬泰山郡厚丘屬東海郡贛榆屬琅邪郡易東海之

開陽臨沂肅宗許之立三十一年薨葬東海即丘廣平亭

有詔割亭屬開陽開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北子夷王宇嗣建初七

年封宇第十三人為列侯元和元年封孝王孫二人為列

侯宇立二十年薨子恭王壽嗣求初元年封壽第八人為

列侯立十七年薨子貞王尊嗣延光二年封尊第四人為

鄉侯尊立十八年薨子安王據嗣永和五年封據第三人

為鄉侯據立四十七年薨子順王容嗣初平元年遣弟邈

至長安奉章貢獻帝以邈為九江太守封陽都侯陽都縣屬城陽

國故城在今沂州承
縣南承音常證反
容立八年薨國絕初邈至長安盛稱東郡

太守曹操忠誠於帝操以此德於邈建安十一年復立容
子熙為王在位十一年坐謀欲過江被誅國除

贊曰光武十子胙土分王沛獻尊節楚英流放尊音祖本反

樽節鄭玄注延既怨詛荆亦舛望濟南陰謀琅邪驕宕中山

臨淮無聞天喪二王早終名東平好善辭中委相謙謙恭王

寔惟三讓

光武十王列傳第三十二

琅邪孝王

朱樂何列傳第三十三

後漢書四十三

南宋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明汪文盛高穀傳汝舟校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東觀記曰其先朱微子之後也以國氏

于宛家世衣冠暉早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天下亂與

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入宛城東觀記曰暉外祖父孔道遇郡賊

白刃劫諸婦女略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

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

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捨之而去初光

武與暉父岑俱學長安有舊故及即位求問岑時已卒乃

召暉拜為郎暉尋以病去卒業於太學性矜嚴進止必以

禮諸儒稱其高永平初顯宗舅新陽汝陰就慕暉資自往

候之暉避不見復遣家丞致禮續漢志曰諸侯暉遂閉門不

卷之三

列傳第三十三

受就聞歎曰志士也勿奪其節後為郡吏太守阮况嘗欲

市暉婢暉不從東觀記曰暉為督郵况當歸女欲買暉婢暉不敢與後况卒暉送其家金三斤及况卒暉

乃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有阮府君有求於我所以

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汚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也驃

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甚禮敬焉正月朔旦蒼當入

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為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

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

見少府主簿持璧即往給之曰給歎我數聞璧而未嘗見

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命史奉之奉之主簿大驚

遽以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它璧朝答既罷召

暉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蘭相如屬向也與猶如也史記曰蘭相如趙人也趙惠文王時相也

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趙王使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無意償趙城相如乃前曰璧有瑕願指視正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

聞壯之及當幸長安欲嚴宿衛故以暉為衛士令再遷臨

淮太守暉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

率皆為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即時僵仆僵仆

吏人畏愛為之歌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

其惠東觀記曰建武十六年四月牛大數年坐法免東觀記曰坐

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鄉黨譏其介介特也言建初中

南陽大飢米石千餘暉盡散其家資以分宗里故舊之貧

羸者鄉族皆歸焉初暉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

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

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

多美四十三

山傳三十三

二

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
堪為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
言吾以信於心也以堪先託妻于心已許之故言信於心也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
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常哀之及司徒桓虞為南陽太守
召暉子駢為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烈若
此元和中肅宗巡狩告南陽太守暉起居召拜為尚書
僕射歲中遷太山太守暉上疏乞留中詔許之因上便宜
陳密事深見嘉納詔報曰補公家之闕詩曰交職有闕仲山甫補之不累
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阿意面從進無蹇蹇
之志卻無退思之念易蹇卦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山上有水蹇
難之象也六二爻上應於五五為君位二臣為
臣也居險難之時履當其位不以五在難私身遠害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孝經曰畏思補過蹇蹇與蹇同患之甚又惟
今所言適我願也生其勉之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經

本傳

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
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
入不得不須官可自鹽前書曰因官器作鹽鹽音義曰鹽古煮字又宜因交趾益
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
帝作為輸法謂州郡所出租賦并產運之直官總
取之市其土地所出之物官自轉輸於市謂之均輸於是詔諸尚書
通議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
前議以為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
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
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為
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為然
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勅
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黃髮老稱謂朱暉也何故

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

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

在機密當以死報苦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

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

所為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

暉起居直事郎謂署郎當次直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復賜

錢十萬布百匹衣十領後遷為尚書令以老病乞身拜騎

都尉賜錢二十萬和帝即位寶憲北征匈奴暉復上疏諫

頃之病卒華嶠書曰暉年五十失妻昆弟欲為繼室暉歎曰時俗希不以後妻敗家者遂不娶也子頡修儒

術安帝時平陳相頡子穆

穆字公叔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

常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顧家

院岸其父常以為專愚幾不知數馬足幾音近衣反前書曰石慶為太僕上問車中幾

馬慶以策數馬車舉手曰太穆愈更精篤初舉孝廉謝承書曰穆少

馬言穆用心專愚更甚也為督郵因族誅為有令德穆答曰郡中瞻望明府如仲尼非顏回不敢以

迎孔子更問風俗人物太守甚奇之曰樸非仲尼督郵可謂顏回也遂歷職啟肱舉孝廉也順帝末江淮盜賊群

起州郡不能禁或說大將軍梁冀曰朱公叔兼資文武海

內奇士若以為謀主賊不足平也冀亦素聞穆名乃辟之

使典兵事甚見親任及桓帝即位順烈太后臨朝穆以冀

執地親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冀曰

穆伏念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歷法太歲在丁壬歲德在北宮太歲在亥卯未

歲刑亦在北宮故合於乾位也易經龍戰之會其文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易坤卦上六象詞也坤爻居上六故云其道窮也王弼注云陰之為謂陽道將勝而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冒五位四候連

失正氣此互相明也夫善道屬陽惡道屬陰若修正守陽
摧折惡類則福從之矣穆每事不逮所好唯學傳受於師
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申納諸儒申重也而親其忠正
絕其姑息姑且也息安也小人之道苟且取安也禮記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專心公朝
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夫人君不可不學當以天
地順道漸漬其心宜為皇帝選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
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
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今年夏月暈房星明年當有
小危宜急誅姦臣為天下所怨毒者以塞災咎議郎大夫
之位本以式序儒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
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种暲巴等而明年嚴鮪
謀立清河王蒜又黃龍二見沛國異無術學遂以穆龍戰

宋穆

之言為應於是請置為從事中郎薦巴為議郎舉穆高第
為侍御中續漢書曰穆舉高第拜侍御史桓帝臨辟雍行禮畢公卿出
何故投於地虎賁佈即攝弓穆劾奏原直底時同郡趙康叔成盛者
隱于武當山清靜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
稱弟子及康歿喪之如師其尊德重道為當時所服常感
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其辭曰夫俗之薄也有自
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禮記曰仲尼歎
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鄭玄注曰大道謂三皇五帝時也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為
一在彼猶在己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
違於理則負結于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率循
也子
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
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也得其天性謂之德天之所命之謂性
不失天性是謂德德性
失然後貴仁義道德之性失
仁義之迹彰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遷徙
也禮

後漢四十三

禮記卷之三

三

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為薄淳樸以禮法為賊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夫中世之所敦已為

上世之所薄中世謂五帝時况又薄於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

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博亦覆左傳曰如天之無不載博與肅同人不

敦厖則道數不遠敦厖厚大也左傳曰人生敦厖數猶理也言人不敦厚不能入道之精理也昔在仲

尼不夫舊於原壤原壤孔子之舊也禮記曰原壤之母死孔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而歌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

然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親者無失其為親故者無失其為故楚嚴不忍章於絕纓莊王賜

臣酒曰暮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接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上乎乃命左右曰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權羣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

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

去彼取此此老子德經之詞也顏散注曰道德為厚禮法為薄清虛為實聲色為華去彼華薄取此厚實夫時有薄

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俗之周薄以厚飾之行有失以惠符之即上孔子楚莊是也故覆人之

本德

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深昭此

道可以為德誠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

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

履踐也言敦厚之道近則邴吉張子孺行之漢廷宣帝時邴吉孔子楚莊已踐履之

吏曰夫以三公府察吏吾獨陋之子孺為車騎將軍匿名遠權隱人過失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

之遺風不亦美哉而然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相誹謗

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悠悠者皆

是其可稱乎悠悠多也稱舉也凡此之類豈徒乖為君子之道哉將

有危身累家之禍為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興而

莫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自遷何

則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

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危而不存故田蚡以尊

顯致安國之金

田蚡武帝王皇后同產弟為太尉親貴用事韓安國為梁王太傅坐法失官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為言

太后即召以為

淳于以貴執引方進之言

翟方進成帝時為丞相淳于長元后姊子封定

陵疾以能謀議為九卿用事

夫以韓翟之操為漢之名宰

曰天

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也

翟方進成帝時為丞相

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

一孤士又况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莫

繼於後者也

掃詩好傳曰禽息秦大夫為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

繼於後者也

六籍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夫化禮大夫殯於正室上於適室歸子曰史魚衛大

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

為邪義不能止也

者復習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

稀斯蓋谷風有棄予之歎

木有鳥鳴之悲矣

宋穆

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嚴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誨思

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韓陵之抗正

張之弘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刊

之德

彼與草木俱朽

年而語並日而談哉

絕交論亦矯時之作

其略曰或

曰子絕有問不見答亦不答也何故曰古者進退過業無私荐之交相見

受疾可乎曰世之務交游也久矣教下乘不忌于右犯禮以追之皆公以

從之其愈者則孺子之愛也其甚者則求蔽過竊譽以贖其私事替義退

公輕私重居勞於聽也或於道而求其私瞻矣是豈遂社不反而莫敢止

焉是川瀆並決而莫敢之塞有猶蹂躪而莫之禁也詩云威儀棣棣不可

思復白圭重考古言以補往過時無孔堂忠恕則滯匪有廢也則亦焉與

是以敢受疾也不亦可乎文士傳曰世無絕交又與劉向宗絕交書及詩

曰昔我為豐令足下不遭母憂乎親解縲末入豐寺及伐為持書御史

豈丞尉之徒我豈足下部民欲以此謂為榮寵乎咄劉伯宗於仁義道何

其薄哉其詩曰北山有鳩不繫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亂則不攬飽則
泥伏饕餮貪汀臭腐是食填腸滿腹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
所趣與子異域求從此訣各異其驕暴不悛朝野嗟毒穆以故
自努力蓋因此而著論也

吏懼其累積招禍復奏記諫曰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
規諫之官下至器物銘書成敗以防遺失黃帝作巾机之法孔
甲有盤孟之誠太公

陰諱曰武王衣之銘曰桑蠶其女工難得新拍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
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鶴銘曰樂極則悲沈酒致非社稷為危
也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說苑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
在博愛趨在任賢廣聞耳目以察萬方

不固屬於流俗不拘於左右臣術篇曰人臣之術順從復命
無所敢專議不拘合故不拘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也從之如升
堂違之如赴壑今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中國之伯周
宣王之元舅位為

群公之首魯絕帶
於三公一日行善天下歸仁論語曰一日克己終
復禮天下歸仁焉終

朝為惡四海傾覆頃者官人俱置加以水蟲為害水災及
蝗虫也
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
皆當出民榜掠割剥疆今充足公賦既重私歛又深牧守

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遇人如虜或絕命於壘楚之下
或自賊於迫切之求賊殺也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

將軍結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歎嗟昔秦政煩苛百姓土
崩陳勝奮臂一呼天下鼎沸前書淮南王謂伍被曰陳勝吳廣
起于大澤奮臂大呼天下響應也

而面諛之臣猶言安耳秦胡亥時山東兵大起叔孫通謂胡亥曰
鼠竊狗盜郡縣逐捕之不足憂諸生曰何

先生言諱惡不悛卒至亡滅昔末和之末綱紀少弛頗失人
之諛也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免之徒乘敝而起

荆揚之間幾成大患質帝時九江賊馬免稱黃帝歷陽賊華孟稱
黑帝並九江都尉滕撫討斬之九江歷陽是

荆揚之間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
姓戚戚困於求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
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
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即就也

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
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
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
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燿無窮天道明察無言不信惟垂
省覽異不納而縱放日滋遂復賂遺左右交通宦者任其
子弟賓客以為州郡要職穆又奏記極諫異終不語報書
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穆言雖切然亦不甚罪也永興元
年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戶百姓荒饑流移道路異州盜
賊尤多故擢穆為異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為中常侍
並以檄謁穆穆疾之辭不相見異郡令長聞穆濟河解印
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至有自殺者以威略權
宜盡誅賊渠帥舉劾權貴或乃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

歸葬安平

安平郡異州所部

僭為璽璫王臣偶人

玉匣長尺廣二寸許衣死者自腰以下至

定連以金縷天子之制也左傳曰陽虎將以璽璫穆聞之下郡案驗

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口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

怒徵穆詣廷尉謝承書曰穆臨當就道異州從事欲為畫像置聽事

形像之足紕也輸作左校

左校署各屬將作掌左工徒

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

關書訟穆曰伏見施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
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兄弟子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噬
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網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
是內官咸共恚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謫輸作左
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繇之矣若死者有
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

尚書曰效驩於崇山孔安國注曰崇山

南裔也山海經曰有謹頭之國帝堯葬焉郭當今中官近習

禮記云謹頭驩也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禮記云

禮記云

禮記云

近習天子竊持國柄謂爵祿予置生奪廢誅也手握王爵口含天

憲運賞則使賊隸富於季孫李氏富於周公呼喻則令伊顏

化為桀跖呼喻吐納也伊尹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

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網之不懼懼天網之

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首擊不趾也繫趾謂繫額温墨

也以鐵著足日缺也代穆按作帝覽其奏乃赦之穆居家數年在朝諸

公多有相推薦者於是徵拜尚書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

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

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

璫之飾處常伯之任當以金為之當冠前附以金輝也漢官儀中

弟親戚並荷榮任故放濫驕溢莫能柰禦凶狡無行之徒

宋穆

媚以求官恃執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

愚臣以為可悉罷省遵復往初率由舊章更選海內清淳

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陛下可為堯舜之君眾僚

皆為稷契之臣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

見口復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

書事省覽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傳通皆用姓族引用

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

罷遣博選老且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

右傳出傳聲良父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詆毀

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疽延熹六年卒時

年六十四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公卿共表穆

立節忠清虔恭機密守死善道宜蒙旌寵榮詔褒述追贈

益州太守所著論策奏教書詩記朝凡二十篇袁山松書曰穆著論甚美

蔡邕嘗至其家自寫之穆前在冀州所辟用皆清德長者多至公卿州

郡子野少有名節仕至河南尹野字子遠見初穆父卒穆與

諸儒考依古義謚曰貞宣先生謚法曰清白守節曰宣及穆卒蔡

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謚為文忠先生袁山松書曰蔡邕

子以為忠而謚曰文子又傳曰忠文之實也忠以為實文以彰之遂共謚穆荀爽聞而非之故張璠論曰夫謚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故顏闕至

德不聞有謚朱蔡各以衰世賦否不立故私議之

論曰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左傳曰頑嚚不友是為比周

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以為穆貞而孤又作

正交而廣其致焉蔡邕略曰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

以固達至周德始衰頹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其所以

由來致之缺也自此以降彌以陵遲或闕其始終或強其比周是以摺紳

患其然而論者諱諱如也疾淺薄而携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游者有

之論立也曰富貴則人爭趨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

交已審已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故原其

所已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觀其所以終彼彼貞士者貧賤不待

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

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此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為

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已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幸或然

則躬自辱而薄責於人怨其速矣求諸已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

稀谷之機咸在乎躬莫之改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闢

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補故訓之以容衆

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為愛矣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

親交者以力會友以文可無恥也穀梁子亦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矣之

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原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黜其

邪與其被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稷並為榮盛也使交

而可廢則黍其愈矣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

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蓋孔子

稱上交不諂下交不黷易繫辭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

之門人亦問交於子張並見故易明斷金之義易繫辭曰二

斷詩載燕朋之誣詩小雅伐木序云燕朋友故舊也其詩曰若夫

文會輔仁直諒多聞之友時濟其益論語曰君子以文會友以

友輔仁又曰益者三友友

直友諒友 紵衣傾蓋 彈冠結綬 之夫遂隆其好 左傳曰吳季札多聞益矣 紵衣傾蓋 彈冠結綬 之夫遂隆其好 以編襟贈子產

子產獻紵衣焉 孔叢子曰 孔子與程子相過於塗 頃蓋而語 傾蓋謂駐車交蓋也 前書曰 王陽貢禹相與為友 未博與蕭育為友 時稱蕭朱結綬 王貢彈冠言其趣 舍同相薦達 斯同交者之方焉 方道至乃田實衛霍之將

客 田實 武皇帝皇后從兄子 封繡其侯 有士賓客 爭歸之 武帝時為丞相 更趨執利者 皆去 嬰而歸 給衛青拜大將軍 青弟子霍去病為驍騎將軍 皆為大司馬 夫病秩祿與大將軍等 自是後 青日衰 而去病益貴 貴者故人門下 多去 車去 廉頗 翟公之門 賔 史記曰 廉頗趙人 封為信平君 復用為將 客又至 廉頗曰 客退矣 客曰 君何見之晚也 夫以亦道交 有勢 我即從 君無勢 即去 此其理也 又何怨焉 下邳程公為廷尉 賓客亦

進由 頭門及察門外 可設爵羅 後復為廷尉 賓客欲往 程公大署其門 曰 一死一生 乃知交情 一貧一富 乃知交態 一貴賤 交情乃見也

執入口退 因衰異又專 諸荆卿之感激 史記曰 專諸堂邑人 吳公子光以嫡嗣未得 立請專

諸刺吳王僚 可殺也 母老子弱 是其無如 我何光乃置酒請王僚 酒酣 專諸置匕首魚炙之中 以刺王僚 立死 又曰 荆軻衛人也 燕太子丹質秦 秦王政遇之不善 丹怨之 歸與軻交 結乃尊為上卿 故謂之荆卿 刺入秦 刺始皇 不遂而死也 疾生 豫子之投身

情為恩 使命緣義 輕皆以利 害 子襄子 令執之 遂伏劍而死

移心 懷德成節 非夫交照之本 未可語失得之原也 移徒 以友分少全 因絕同志之求 黨俠生敝 而忘得朋之義 易曰 得朋 蔡氏貞孤之言 其為然也 古之善交者 詳矣 漢興 稱

王陽貢禹 陳遵張竦 前書曰 陳遵字孟公 杜陵人也 張竦字伯松 疎異然相親友也 中世有 廉范 慶鴻 陳重 雷義 云

樂恢字伯奇 京兆長陵人也 父親為縣吏 得罪於令 收將 殺之 恢年十一 常俯伏寺門 晝夜號泣 令聞而矜之 即解

出親 恢長好經學 事博士焦贛 永為河東太守 恢隨之 官 閉廬精誦 不交人物 後永以事被考 諸弟子皆以通關 被

繫 為交通 恢獨皦然 不污於法 數明也 音公鳥反 或從白 作皎 音亦同 遂篤志為 名儒性廉直 介立也 介持行不合已者 雖貴不與交 信陽侯

後漢四十三

卷三十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陰就數致禮請恢恢絕不答後仕本郡吏太守坐法誅東

記京兆尹張恂故人莫敢往恢獨奔喪行服坐以抵罪歸復

為功曹選舉不阿請託無所容同郡揚政數毀恢後舉

政子為孝廉由是鄉里歸之辟司空牟融府會蜀郡太守

第五倫代融為司空恢以與倫同郡不肯留薦賴川杜安

而退諸公多其行連辟之遂皆不應華書曰安懼為宛令以

書召拜御史遷至巴郡太守而恢在家與恢書通問恢告吏口謝且讓

之曰為宛令不合志病去可也干人王以關說非也遠平生操故不報

亦節十也年十三大舉號奇童洛陽今周紂自往候安安謝不見宗

貴戚慕其行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

書印封後徵拜議郎會車騎將軍憲出征匈奴恢數上書

諫爭朝廷稱其忠東觀載恢所上諫曰春秋之義王者不埋夷

於夷狄羈縻而已孔子遠人不服則收文德以來之以漢之盛不務入

修舜禹周公之術而無故興干戈動兵豈以求無用之物臣誠惑之

為尚書僕射是時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與憲書憲厚書

縱舍白由恢劾奏調阜并及司隸校尉諸所刺舉無所回

避貴戚惡之決錄注曰調字叔和為河南尹永和二年坐貴憲弟

洛陽令同郡任稜竹田又上罷城東漕渠免官夏陽侯懷欲往候恢恢謝不與通憲兄弟放縱而忿其不

附已妻每諫恢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歎

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遂上疏諫曰臣聞百王之失

皆由權侈於下大臣持國常以執盛為咎伏念先帝聖德

未永早棄萬國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春秋謂年也言年

富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經曰天地垂互衆

物大傷君臣失序萬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極不測方今之

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四舅

憲第篤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

不省時竇太后臨朝和帝未親萬機恢以意不得行乃稱

疾乞骸骨詔賜錢太醫視疾恢薦任城郭均成陽高鳳而
遂稱篤拜騎都尉上書辭謝曰仍受厚恩無以報效夫政
在大夫孔子所疾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世卿持權春秋以戒左

曰齊崔氏出奔衛公羊傳曰崔氏者何齊大夫稱崔氏者何賤曷為賤世卿也聖人懇惻不虛言也近

世外戚富貴必有驕溢之敗今陛下思慕山陵未遑政事

諸舅寵盛權行四方若不能自損誅罰必加臣壽命垂盡

臨死竭愚惟蒙留神詔聽上印綬乃歸鄉里竇憲因是風

厲州郡迫脅恠遂飲藥死弟子縑經輓者數百人輓引庶

衆痛傷之後竇氏誅帝始親事校門主何融等上書陳恢

忠節除子已為郎中三輔決錄注曰已字伯文為郎其好也去官

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家于汝陰六世祖比干

學尚書於晁錯何氏家傳云並祖父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兼通法津為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為城陽都

何敞

紂獄無辜囚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自

中慶賈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若姬可八十餘頭白求

避雨雨止而衣履不濡清雨止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賜君

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

干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符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

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為名族帝時為廷尉正

與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雖不能

盡得然所濟活者以千數後遷丹陽都尉因徙居平陵敞

父寵建武中為千乘都尉以病免遂隱居不仕敞性公正

自以趣舍不合時務每請召常稱疾不應元和辟太尉

宋由府由待以殊禮敞論議高常引大體多所匡正司徒

袁安亦深敬重之是時京師及四方累有奇異鳥獸草木

言事者以為祥瑞敞通經傳能為天官意甚惡之乃言於

二公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故鸚鵡來巢昭

公有乾侯之灾春秋有鸚鵡來左氏傳魯大夫師已曰文成之世童

謠有之曰鸚鵡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鸚鵡踣

公在乾侯季平子逐昭公公遜于乾侯杜預注乾侯在魏郡丘丘縣晉境內邑也

之殞公羊傳曰西狩獲麟有以告孔子者曰有麀而角者何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及決試而涕下沾袍曰吾道窮矣何氏注曰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矩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也禮記孔子謂子貢曰子疇昔夜夢往奠於兩楹之間焉故人殞於兩楹之間立即

海鳥避風撤文祀之君子譏焉爰居止於魯遂寢疾七日而死

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然不敢吝

制倉帑為虛帑音立啟奏記由曰啟聞事君之義進思盡

忠退思補過歷觀世主時臣無不各欲為化垂之無窮然

而平和之政萬無一者蓋以聖主賢臣不能相遭故也今

國家秉聰明之弘道明公履晏晏之純德晏晏溫也君臣相

合天下翕然治平之化有望於今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

年有成今明公視事出入再暮宜當克已以疇四海之

禮一穀不升則損服徹膳禮記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損服減損服御天下不足

若已使然而比年水旱人不收獲涼州緣邊家被凶害差犯邊為害也男子疲於戰陳妻女勞於轉運老幼孤寡歎息相

依又中州內郡公私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特國恩覆載

賞資過度但聞臘賜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於空

竭帑藏損耗國資尋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資宜

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十

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得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

石各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為祀門戶直見漢官儀也

是以夏禹玄圭周公束帛尚書曰召公出取幣入錫周公今明公位尊任重責深負

大上當匡正綱紀下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違而已哉

宜先正己以率群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

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卹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上

天聰明必有立應使百姓歌誦史官紀德豈但子文逃祿

國語昔楚鬬子文三登令尹無一日之積成王聞子文朝不及夕也於是

乎每朝設脯七束糗一筐以羞子文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

復入謂子文曰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對曰從政者以死入也人多公儀

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退食之比哉史記公儀休相魯食茹而美拔園葵而棄之見布好而逐

由其家婦播其機云欲令農士女工安得售其貨乎此音

由不能用時齊殤王子都鄉侯暢奔弔國憂上書未報

時章帝崩也殤王名石齊武王續之孫也侍中竇憲遂令人刺殺暢於城門屯衛之

中暢得幸竇太后故刺殺之而主名不立敞又說由曰劉暢宗室肺腑茅

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須報須得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

憲之吏莫適討捕適音的謂無指蹤迹不顯主名不立敞備數

股肱職典賊曹股肱謂手臂也公府有賊曹主知盜賊也故欲親至發所以糾其

變而二府以為故事三公不與賊盜敞在太尉府二府謂司徒司空兩司為丞相不奏事

遂為故事見馬防傳也昔陳平生於征戰之世猶知宰相之分云外鎮

四夷內撫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陳平為左丞相對文帝曰宰相者佐天子理陰陽順

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今二府執事不深惟大義

或於所聞公縱姦慝莫以為咎惟明公運獨見之明昭然

勿疑敞不勝所見請獨奏案由乃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

主者隨之主者謂主知盜賊之曹也於是推舉具得事實京師稱其正以

高第拜侍御史時遂以竇憲為車騎將軍大發軍擊匈奴

而詔使者為憲第篤景並起邸第興造勞後百姓愁苦敞

上疏諫曰臣聞匈奴之為桀逆久矣平城之圍慢書之恥

匈奴冒頓以精兵三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索白登在平城東南十餘里高后時冒頓遺高后書曰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孤憤冒頓自謂此二辱者臣子所為捐軀而必死高祖呂后

忍怒還忿舍而不誅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文母文王之妻太妣也詩

曰既有烈考亦有文母也陛下履晏晏之姿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

慙之恥而盛春東作歲起於東人始就耕故曰東作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

懷不悅而猥復為衛尉篤奉車都尉景繕修館第彌街絕

里臣雖斗筭之人鄭玄注論語筭竹器容斗二升誠竊懷怪以為篤景親近

貴臣當為百僚表儀今衆軍在道朝廷焦脣百姓愁苦縣

官無用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

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人之困書奏不省後拜為尚書

復上封事曰夫忠臣憂世犯主嚴顏譏刺貴臣至以殺身

滅家而猶為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

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較明也昔鄭武

姜之幸叔段左傳鄭武姜愛小子叔段莊公立武姜請以衛莊公

之寵州吁左傳衛莊公寵庶子州吁好兵公不禁大夫石碚諫曰臣聞

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史記蘇秦曰飢人之所以食而不食

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比類也

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

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

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倡誅

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凶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

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憲等若有匪懈

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申伯周宣王元舅也有令德故尹

如憲等陷於罪辜則取陳平周勃

順口后之權呂后欲封呂祿呂產為王王陵諫不許陳平周勃

以憲等吉凶為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繇繇

而乃殺桓公而篡其位

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飢

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

史記蘇秦曰飢人之所以食而不食為啄為其愈克腹而與餓死同患也

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

比類也

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

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

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倡誅

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凶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

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憲等若有匪懈

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

如憲等陷於罪辜則取陳平周勃

順口后之權

以憲等吉凶為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繇繇

塞其涓涓

周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絲絲不絕或成網羅也

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

母之號陛下有哲言泉之譏

左傳鄭武姜引太叔段龍莊公莊公實姜氏於城賴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

也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臧獲之謀上安主父下存

主母猶不免於嚴怒

方言臧獲奴婢賤稱也史記曰蘇秦謂燕王曰曰勿憂吾已為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而進之妾

欲言酒之藥乎則恐逐其主母也欲勿言邪則恐殺其主父於是伴僵而奔

酒主父怒答之故妾僵而覆酒上

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

存主父下存主母然猶不免於答

記曰何脩生成為漢膠東相成生果為太中大夫果生比干為丹陽都尉比十生壽蜀郡太守壽生顯京輔都尉顯生顯光祿大夫鄆生寵濟南都尉寵生敬

復以愚陋旬年之間歷顯位備機近每念厚德忽

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自盡者誠不忍目見其禍

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瓌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

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

啟數切諫言諸竇罪過憲等深怨之時濟南王康尊貴驕

甚

康光武少子也

憲乃白出啟為濟南太傅啟至國輔康以道義

數引法度諫正之康敬禮焉歲餘遷汝南太守啟疾文俗

吏以苛刻求當時名譽故在職以寬和為政立春日常召

督郵還府

督郵主司察怒過立春陽氣發故召歸

分遣儒術大吏案行屬縣顯

孝悌有義行者及舉寬獄以春秋義斷之是以郡中無怨

聲百姓化其恩禮其出居者皆歸養其父母追行喪服

謂與父母別居者其親先亡者自恨喪禮不足追行喪制也

推財相讓者二百許人

東觀記曰高譚等百

八十五人

置立禮官不任文吏又修理銅陽舊渠百姓賴其

利銅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田增二萬餘頃吏

入共刻石頌啟功德及竇氏敗有司奏啟子與夏陽侯瓌

厚善坐免官永元十二年復徵三遷五官中郎將常忿疾

中常侍蔡倫倫深憾之元興元年啟以祠廟嚴肅微疾不

齋後鄧皇后上太傅禹冢啟起隨百官會倫因奏啟詐病坐抵罪卒于家

論曰永元之際天子幼弱太后臨朝竇氏憑盛戚之權將

有呂霍之變呂霍之子也幸漢德未衰大臣方忠袁任二公

正色立朝袁任樂何之徒抗議柱下漢官儀曰侍御史周官也為柱下史冠法冠案

禮圖注云法冠執法者服之樂恢為司故能挾幼主斷勦姦回之偏

棟何故為御史並彈射糾察之官也不然國家危矣夫竇氏之間唯何敞可以免而特以子

失交之故廢黜不顯大位惜乎過矣哉

贊曰朱生受寄誠不愆義公叔辟梁允納明刺絕交面朋

崇厚浮偽規雄法言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恢舉謗已敞非祥

瑞求言國偏耳心彊詖諛後諂也竇憲兄弟奢僭上偏敞

朱樂何列傳第三十三

何敞

鄧張徐張胡列傳第三十四

後漢書四十四

南宋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明汪文盛高潛傳汝州校

鄧彪字智伯南陽新野人續漢書曰其先楚人鄧况始太傅禹之

宗也父邨中興初以功封鄢侯音莫仕至渤海太守彪

少勵志修孝行父卒讓國於異母弟荆鳳或顯宗高其

節下詔許焉後仕州郡辟公府東觀記曰彪與同郡宗武伯翟

名南陽號五遷桂陽太守永平十七年徵入為太僕數年喪

後母辭疾乞身詔以光祿大夫行服服竟拜奉車都尉遷

大司農數月代鮑昱為太尉彪在位清白為百僚式視事

四年以疾乞骸骨元和元年賜策罷贈錢三十萬在所

二千石奉終其身又詔太常四時致宗廟之胾胾祭廟肉也

姓則歸之胾同姓則留之河南尹遣丞存問常以八月旦奉羊

宴鹿不預祭而賜胾重之

列傳三十四

酒東觀記曰賜羊和帝即位以彪為太傅錄尚書事賜爵關

中侯永元初竇氏專權驕縱朝廷多有諫爭而彪在位修

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又嘗奏免御史中丞周紆紆前失

竇氏旨故頗以此致譏然當時宗其禮讓及竇氏誅以老

病上還樞機職詔賜養牛酒而許焉五年春薨于位天子

親臨弔臨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祖父况族姊為皇祖考夫人

皇祖考鉅鹿郡尉數往來南頓見光武光武為大司馬過邯鄲况為

郡吏謁見光武光武大喜曰乃今得我大舅乎因與俱北

到高邑以為元氏令遷涿郡太守後為常山關長會赤眉

攻關城况戰歿關縣屬常山郡今定州行唐縣西北有故關邑城東

况記曰况遷涿郡太守時年八十不任兵馬上疏乞

從仕為淮陽相終於汲令東觀記曰况為相

高性篤厚節儉東觀記曰禹好學

推與伯父身自寄止永平八年舉孝廉稍遷建初中拜揚

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士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

涉鄞元水經注曰吳王賜子胥死尸於江天差海與禹將度吏固

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

我哉遂鼓楫而過歷行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親錄囚

徒多所明舉吏民希見使者人懷喜悅怨德美惡莫不自

歸焉元和二年轉兗州刺史亦有清平稱三年遷下邳相

徐縣北界有蒲陽坡東觀記曰坡水廣二十里徑且百里傍多

在道西其東有田可萬頃坡與陂同

酒

東觀記曰賜羊和

帝即位以彪為太傅錄尚書事賜爵關

中侯永元初竇氏專權驕縱朝廷多有諫爭而彪在位修

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又嘗奏免御史中丞周紆紆前失

竇氏旨故頗以此致譏然當時宗其禮讓及竇氏誅以老

病上還樞機職詔賜養牛酒而許焉五年春薨于位天子

親臨弔臨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祖父况族姊為皇祖考夫人

皇祖考鉅鹿郡尉數往來南頓見光武光武為大司馬過邯鄲况為

郡吏謁見光武光武大喜曰乃今得我大舅乎因與俱北

到高邑以為元氏令遷涿郡太守後為常山關長會赤眉

攻關城况戰歿關縣屬常山郡今定州行唐縣西北有故關邑城東

况記曰况遷涿郡太守時年八十不任兵馬上疏乞

從仕為淮陽相終於汲令東觀記曰况為相

高性篤厚節儉東觀記曰禹好學

推與伯父身自寄止永平八年舉孝廉稍遷建初中拜揚

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士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

涉鄞元水經注曰吳王賜子胥死尸於江天差海與禹將度吏固

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

我哉遂鼓楫而過歷行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親錄囚

徒多所明舉吏民希見使者人懷喜悅怨德美惡莫不自

歸焉元和二年轉兗州刺史亦有清平稱三年遷下邳相

徐縣北界有蒲陽坡東觀記曰坡水廣二十里徑且百里傍多

在道西其東有田可萬頃坡與陂同

酒

東觀記曰賜羊和

帝即位以彪為太傅錄尚書事賜爵關

中侯永元初竇氏專權驕縱朝廷多有諫爭而彪在位修

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又嘗奏免御史中丞周紆紆前失

竇氏旨故頗以此致譏然當時宗其禮讓及竇氏誅以老

病上還樞機職詔賜養牛酒而許焉五年春薨于位天子

親臨弔臨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祖父况族姊為皇祖考夫人

皇祖考鉅鹿郡尉數往來南頓見光武光武為大司馬過邯鄲况為

郡吏謁見光武光武大喜曰乃今得我大舅乎因與俱北

到高邑以為元氏令遷涿郡太守後為常山關長會赤眉

攻關城况戰歿關縣屬常山郡今定州行唐縣西北有故關邑城東

况記曰况遷涿郡太守時年八十不任兵馬上疏乞

從仕為淮陽相終於汲令東觀記曰况為相

高性篤厚節儉東觀記曰禹好學

推與伯父身自寄止永平八年舉孝廉稍遷建初中拜揚

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士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

涉鄞元水經注曰吳王賜子胥死尸於江天差海與禹將度吏固

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

我哉遂鼓楫而過歷行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親錄囚

徒多所明舉吏民希見使者人懷喜悅怨德美惡莫不自

歸焉元和二年轉兗州刺史亦有清平稱三年遷下邳相

徐縣北界有蒲陽坡東觀記曰坡水廣二十里徑且百里傍多

在道西其東有田可萬頃坡與陂同

良田而墜廢莫修禹為開水門通引灌溉遂成孰田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勉勞遂大收穀實鄰郡貧者歸之千餘戶室廬相屬其居成市後歲至墾千餘頃民用温給東觀記曰禹巡行守令止大樹下食備音漿漿也乾飯有飲水而巳後年鄰國貧人來歸之者茅屋草廬千餘戶皆醜成市墾田千餘頃得穀百萬餘斛功曹吏戴閎故太尉掾也權動郡內有小譴禹令自致徐獄然後正其法徐縣名也東觀記曰閎當從行縣從書佐假車馬付物禹聞知令直符黃頭關具以實今自致徐獄也自長史以下莫不震肅永元六年入為大司農拜太尉和帝甚禮之十五年南巡祠園廟禹以太尉兼衛尉留守東觀記曰禹留守西宮太官朝夕送食賜闔登具物除子男盛為即也聞車駕當遊幸江陵以為不宜冒險遠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而旋及行還禹特賞賜延平元年遷為太傅錄尚書事鄧太后以殤帝初育育生也以令室

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褥太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禹上言方諒闇密靜之時不宜依常有事於苑囿鄭玄注論語曰諒闇謂凶廬也尚書曰帝乃祖落四海過密八音也其廣成上林空地宜且以假貧民太后從之及安帝即位數上疾乞身詔遣小黄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斛勸令就第其錢布刀劍衣物前後累至永初元年以定策功封安鄉侯食邑千二百戶與太尉徐防司空尹勤同日俱封其秋以寇賊雨水策免防勤而禹不自安上書乞骸骨更拜太尉四年新野君病鄧太后母陰氏皇太后車駕幸其第禹與司徒夏勤司空張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安車駕連日宿止臣等誠竊惶懼臣聞王者動設先置止則交戟清道而後行清室而後御前書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察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離宮不宿所

以重宿衛也陛下體烝烝之至孝親省方藥恩情發中久
處單外百官露止議者所不安宜且還宮上為宗廟社稷
下為萬國子民比三上固爭乃還宮後連歲灾荒府藏虛
空禹上疏求入三歲租稅以助郡國稟假稟給也詔許之
五年以陰陽不和策免七年卒于家使者弔祭除小子曜
為郎中長子盛嗣

徐防字謁鄉沛國鉅人也鉅故城今亳祖父宣為講學大夫

以易教授王莽王莽置六經祭酒各一人秩上卿長安國由為父憲

亦傳宣業防少習父祖學永平中舉孝廉除為郎防體貌

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補尚書郎職典樞機周密畏

慎奉事二帝未嘗有過和帝時稍遷司隸校尉出為魏郡

太守永元十年遷少府大司農防勤曉政事所在有迹十

徐防

四年拜司空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以悟後

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

史記孔子沒子夏居西河教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前書仲

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

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武

時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也孔聖既遠後有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官

儀曰光武中興恢弘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族勝

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

士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設甲乙之科前書曰歲課甲科四十人為

一人為祭酒掾領綱紀也以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

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諸經為業私相容

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與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

子稱述而不作但述先聖之言不自制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古者史官

後漢書

卷三十四

四

於書事有

不知則闕以待能者孔子言吾少時猶及見古史疾史有所不知而

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導師為非義意說為

得理輕侮道術寔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致薄從忠

三代常道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殺入承之以敬敬

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

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謂

自相攻也皆正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

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東觀記防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

公卿皆從防言十六年為司徒延平元年遷太尉與太傅

張禹參錄尚書事數受賞賜甚見優寵安帝即位以定策

封龍鄉侯食邑千一百戶其年以災異寇賊策免就國凡

三公以災異策免始自防也東觀記曰郡國被水災比州涇沒死

張敏字伯達河間鄭人也鄭今瀛州建初二年舉孝廉四遷

五年為尚書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

貫其死刑而降宥之貫寬也音自後因以為比是時遂定其

議以為輕侮法敏駁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

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

有生有殺若開相宥恕著為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

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從也言設政教可但

愚者或輕而不使人從之若知其本末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

行事見論語公羊傳曰父不受

誅子復讎可也注

防比上書自陳過咎遂策免

防卒子衡當嗣讓封於其弟崇數

歲不得已乃出就爵云

人吏京師淫雨蟲賊傷稼穡

封龍鄉侯食邑千一百戶其年以災異寇賊策免就國凡

三公以災異策免始自防也

張敏字伯達河間鄭人也

云不受誅罪不當誅也而法令不為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

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導教也又輕侮之比寔以繁滋至有

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為三章之約建初詔書

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議寢不省敏復上疏曰臣敏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

敢苟隨眾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臯陶造法律史游急就篇曰臯陶造獄

法律存也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為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

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為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

張劭

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

之常春一物枯即為灾禮記月令曰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落也秋一物華即

為異月令曰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繁國乃有恐也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

從經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九年拜司隸校尉視事二歲遷汝南太守清約

不煩用刑平正有理能名坐事免延平元年拜議郎再遷潁川太守徵拜司空在位奉法而已視事三歲以病乞身

不聽六年春行大射禮陪位頓仆乃策罷之東觀記載策曰今君所苦未瘳

有司奏君年體衰羸郊廟禮儀仍有曠廢罪足之任不可以缺重以職事留君其上司空印綬因病篤卒于家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華容縣故城在今荆州東六世祖剛清高有

志節平帝時大司農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乃歸鄉

里父貢交趾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家苦襄陽耆舊記廣父名

更娶江陵黃氏生康字仲始長大隨輩入郡為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從

家來省其父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較真助求其才雄

因大會諸吏真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察

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謝承書曰

學究五經古今術藝皆畢覽之年二十七舉孝廉續漢書曰故事孝廉高

第三公尚書輒優之特勞來其舉將於是公府下詔書勞來雄焉及拜郎

掌辨護也旬月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

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與

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

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

時神任茲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

自然詩云克岐克嶷鄭玄注云岐嶷然意倪天必有異表倪音

胡廣

反說文曰倪壁諭也詩云文王嘉止視天之休文王聞太

之賢則美之言大邦有子女暨天之有文弟故求為之配焉宜參良家

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左傳

先王之命曰王后無嫡則擇攻令猶汗往而不反易曰濟其大

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也向曰汗出而

重是以焦心冒昧陳聞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為

皇后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

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復與敞虔上書駁之曰臣聞君以

兼覽傳昭為德即明四月臣以獻可替否為忠左傳曰齊晏子

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書載稽疑謀及卿士稽考也考

及卿士詩美先人詢于芻蕘計大雅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注

見尚書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

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歲奏成

事嘗與薪米者謀之也

雜字曰：表也。漢雜事曰：凡羣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章者，需頭稱籍首上，以聞謝恩陳事，請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籍首言下，籍首以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欵案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竭者臺也。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尚書曰：行不言之，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詩大雅也。讓信也。斯詞也。天之蓋選舉，因才無向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前書陳平說六奇，策以佐高祖。鄭阿之政，非必章奏。說苑曰：子產相鄭，內無國中，外無諸侯，疾之。年景公召而數之，晏子請改道，易行，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晏子對曰：臣前之化，東阿也。屬註不行，貨賂不至，君反以罪臣，今則反是，而更蒙賀，景公下席而謝。甘奇顯用，年乖疆仕。史記曰：秦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割五城以廣河間，秦乃封羅為上卿，說苑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大化禮記曰：四十禮而仕。終賈揚聲，亦在昭宗。前書終軍年十八，為博士，弟子自請願以長纓繫驕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上奇其對，寵為諫議大夫，往說越，越聽命，天子大悅，賈誼

年十八，以誦詩屬文，稱於郡中，文帝召為博士。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理之。聖主賢臣，世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刻矣舊章。刻削也。便利未明，衆心不厭。厭，厭也。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敢以瞽言，冒干天禁。瞽，無目者也。不察人君顏色而言，如無目也。孔子曰：未見顯色而言，謂之瞽干也。惟陛下納焉，帝不從。時陳留郡缺職，尚書史敞等薦廣曰：臣聞德以旌賢，德懋懋官也。爵以建事，能建立事也。明試以功，則與之爵。明試以功，典謨所美。明白考試之有功者，則授之以官，舜典曰：考績，考百有司，以此言故云。典謨所美也。五服五章，天秩所作。五服，謂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服也。五者之服，必須章明尚書答繇謨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秩序也。是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豐，厚也。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

見尚書僕射胡廣體真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賸窮
理六經典奧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而
不犯謂性和柔而不可犯以非義也中心貞之性憂公如家不矜不能不伐其勞
翼異周慎行靡玷漏密勿夙夜密勿十有餘年心不外顧
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為廣在尚書劬勞日久後母年老既
蒙簡照宜試職千里匡寧方國詩云厥德不回以受方國陳留近郡今太
守任缺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願浴使束
脩守善有所勸仰廣典機事十年出為濟陰太守以舉吏
不實免復為汝南太守入拜大司農漢安元年遷司徒質
帝崩代李固為太尉錄尚書事以定策立桓帝封育陽安
樂鄉侯以病遜位又拜司空告老致仕尋以特進徵拜太
常遷太尉以日食免復為太常拜太尉延熹二年大將軍

胡廣

梁真誅廣與司徒韓續司空孫朗坐不衛宮皆減死一等
奪爵土免為庶人後拜太中大夫太常九年復拜司徒靈
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錄尚書事復封故國以病自乞會蕃
被誅位為太傅總錄如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盛弘之荆
州記曰菊水出穰縣芳菊被淮水極香谷中皆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七
八十者猶以為大尉胡廣所患風疾休沐南歸飲此水後疾遂瘳年
八十二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倂無几杖言不稱老禮記曰夫為
老不稱及母卒居喪盡哀率禮無愆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
色遜順也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
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庸常也
和可常行之德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及其李固定策大議不全質帝明固為
司空趙戒議欲立清河王蒜梁真以蒜年長有德恐為後患盛又與中
意立蠶吾疾志廣戒等備憚不能與爭而固與杜喬堅守本議常侍丁肅婚姻以此譏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

和可常行之德也

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

質帝明固為

六帝廣以順帝漢安元年為司空至靈帝熹平元年禮任甚優每遜

位辭疾及免退田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凡一履司空再

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

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謝承書三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孤特自立

羊傳三禮三府並辟司徒胡廣舉茂才除高密令政多奇異青州表其狀

建寧三年自大鴻臚拜太尉自在相位的躬身率下常食脫粟飯醬菜而已

不與州郡交通刺史二千石賤記非公事不發省以老乞骸骨見許悉還

所賜物乘轎牛車使子男御翼載京師百僚追送盈塗不能得見家舊貧

狹庇蔭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年八十二熹

平元年薨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太傅安樂鄉侯印

綬給東園梓器謁者護喪賜冢坐于原陵謚文恭侯拜家

一人為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下數百人皆

縗經殯位自終及葬漢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初揚

雄注冥歲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楊雄傳曰箴莫大於虞歲故

遂作九州箴左傳曰昔周辛

瑗又臨邑侯劉駒駮增補十六篇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

美乃悉撰次首目為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其

餘所著詩賦銘頌箴書及諸解詁凡二十二篇熹平六年

靈帝忠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

邕為其頌云謝承書載其頌曰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

德之藪朕昫元首代作心膺天之丞人有則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懿魏

魏特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絃奕奕四壯沃若六戀袞職龍章其

文有蔚參曜乾台窮寵極貴功加八

論曰爵任之於人重矣全喪之於生大矣懷祿以圖存者

仕子之恒情審能而就刻者出身之常體也夫紆於物

則非已直於志則犯俗也紆曲辭其艱則乖義徇其節則失

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竭於虞人之箴曰世世禹迹畫為九州紀

其國血而思其塵壯武不可重用

不厭于夏家獸臣司原駮告僕夫

其九歲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

其國血而思其塵壯武不可重用

不厭于夏家獸臣司原駮告僕夫

其九歲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

其國血而思其塵壯武不可重用

不厭于夏家獸臣司原駮告僕夫

其九歲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

其國血而思其塵壯武不可重用

不厭于夏家獸臣司原駮告僕夫

其九歲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

其國血而思其塵壯武不可重用

後漢書卷之四

身也術營也統之方軌易因險塗難御統者總論上事也方軌謂平路也若履平路易可因循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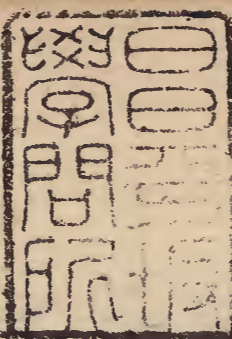
險塗則難免顛覆也故昔人明慎於所受之分遲遲於歧路之間也呈材效職則受之分明矣遲遲疑不前之貌也明其分則不可交進如令志行無牽於物臨生不先

其存後世何貶焉守志直道視死如歸則後之人何從而貶責矣古人以宴安為戒豈

數公之謂乎左傳曰宴安則毒不可懷也

贊曰鄧張作傳無咎無譽敏正疑律防議章句胡公庸庸

飾情恭貌朝章雖理據正或枕枕曲也易曰練枕凶也



鄧張徐張胡列傳第三 四

文政癸未

胡廣

